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册府元龜卷九百四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鋑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謄錄監生臣桑　英

冊府元龜卷九百四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殘虐　　酷暴　　殃報

殘虐

夫敢行暴虐商書所誡虐用其民魯史為刺稽乎前志惡莫大焉若乃含殘忍之心懷虺蜴之性或内專柄用或外負威權恣睢自任賊殺無辜聚黨蓄兵横行天下

乘亂以報私忿投隙以窺大器殺人而滅口誘致以求財毀發丘墳刳斷支體以至乎害其姬妾坐及隣伍懲音律之小誤責言辭之微失置之以死不其甚歟所以人心不附軍務是離自陷刑辟終貽傾覆者良有以也

盜跖魯人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

漢項羽自立為楚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之國更封為穰侯穰南陽縣也成令張良送漢王至

褒中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羽殺成

張不疑嗣封留侯孝文五年坐與門大夫殺故楚内史當死贖爲城旦門大夫侯之屬官也

單德封昌武侯孝武元朔三年坐傷人二旬内死棄市削戸六百

王莽封新都侯既就國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獲者莽子之名也今書本有作護字者流俗所改爾莽切責獲令自殺莽居攝翟義起

兵莽發義父方進及先祖塚燒其棺槨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司威陳崇奏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令殺人況為收繫致其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女自眡孰與長孫中孫長孫中孫莽子宇及獲也皆為莽所殺故云然中讀曰仲遂母子自殺及況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不舍光罪為公義赦天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敢有趨讙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趨讙謂趨走而讙譁也須待也盡歲止至此歲盡而止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

姓震懼道路反目又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刳剖也量度五藏度音徒各反以竹筳導其脉知所終始筳竹梃也音庭云可以治病

後漢董卓為相國虐刑濫罰睚眦必死群僚内外莫能自固卓嘗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及逼天子都長安卓嘗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横門外卓施帳幔設飲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舌次

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柸案閒會者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時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温與袁術交通遂笞温於市殺之以塞天變又中郎將牛輔卓之子壻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陜輔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儁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殺畧男女所過無復遺類又遣將徐榮李蒙四出

虜畧所得義兵士卒皆以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卓聞袁紹起山東乃誅紹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滅之獻帝春秋載太傅袁隗太僕袁基術之母兄卓使司隸宣璠收之母及姊妹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卓别傳曰悉埋青城門外東都門内而加書焉又恐有盜取者復以屍送郿藏之李傕郭汜董卓將也及卓之死傕汜等以王允吕布殺卓皆并州人故忿怒之并州人在軍者男女數百人皆誅殺之傕又因會刺殺樊稠於坐傕見稠果勇而得衆心疾害之醉酒潛使外甥騎都尉胡封於坐中拉殺稠䝨是諸將各相疑異傕汜遂復理兵

相攻

袁術初僭號以吳俊為陳相術軍衆饑因就俊求糧俊疾惡術初不應答術怒密使人殺俊

晉王愷為後將軍與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王敦與王導俱在坐有女妓吹笛小失聲韻愷使毆殺之一坐改容又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輒殺之

孫秀初為琅邪小吏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趙王倫既簒逆秀執機衡倫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于秀秀之

威權振於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秀遂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司隸從事游顥與殷渾有隙渾誘顥奴晉興偽告顥有異志秀不詳察即收顥及襄陽中正李邁殺之厚待晉興以為已部曲督前衛尉石崇黄門郎潘岳皆與秀有嫌竝見誅於是京邑君子不樂其生矣

吳鑠者平陽太守宋胄所親也李矩為本郡督護胄欲以鑠代之矩謝病去鑠恐矩復還陰使人刺矩會有人

救之故得免

宋劉彤穆之孫也嗣南康公孝武大明四年坐刀斫妻奪爵土

梁侯景仕後魏為司徒南道行臺景性猜忍好殺戮刑人或先斬手足割舌劓鼻經日方死又曾於石頭立大舂碓有犯法者擣殺之

陳留異梁代為蟹浦戍主歷晉安安固二縣令侯景之亂還鄉里召募士卒東陽郡丞與異有隙引兵誅之及

其妻子

後魏宗鴻貴爲定州平北府叅軍送兵於荆州坐取兵絹四百疋兵欲告之乃斬十人又生斷其兵手以水澆之然後斬決尋坐伏法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貴之愚

北齊盧宗道行南營州刺史性麤率任俠將赴職於督亢坡大集鄉人殺牛聚會有一舊門生酒醉言辭之間微有踈失宗道遂令沉之於水後坐酷濫除名

魏收文宣時爲太子詹事娶其舅女崔氏產一女無子

及魏太常劉芳孫女與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竝賜收為妻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媵不平乃殺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申意

隋于顗初仕後周為東廣州刺史尉逈之反也時總管趙文表與顗素不協將圖之因卧閤内詐得心疾謂左右曰我見兩三人至我前者輒大驚即欲斫之不能自制也其有賔客候問者皆令去左右顗漸稱危篤文表

往候之令從者至大門而止文表獨至顗所顗欻然而起抽刀斫殺之因唱言曰文表與尉逈通謀所以斬之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高祖以尉逈未平慮顗復生邊患因而勞勉之

唐王世充初仕隋為江都通守既叛後據東都衆心日離乃嚴法峻制家一人逃者無少長坐為戮父子兄弟夫妻許其相告而免之又令五家相保有全家叛去而隣人不覺者誅及四隣殺人相繼其逃亡益甚至於樵

採之人皆有限數公私窘急皆不聊生又以宫城為大獄意有所忌即收繫其人及家屬於宫中又每使諸將出外亦收其親屬質於宫内因者相次不減萬口

朱粲隋末僭稱楚帝聚衆二十萬軍中無所虜掠乃取嬰兒蒸而噉之因令軍士曰食之美者寧過於人肉乎但令他國有人我何所慮即勒所部有畧得婦人小兒皆烹之又稅諸城堡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糧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顔愍楚因讁左遷合家竝為所噉

梨竟斬于洛水之上士庶嫉其殘忍競投瓦礫以擊其屍須臾封之若冢

薛舉為賊帥性殘忍每殺人多斷舌割鼻或碓擣之其妻鞠氏性又酷暴好鞭撻其下見人不勝痛而宛轉於地者則埋其足纔露腹背而捶之繇是人心不附

薛仁杲舉之長子也多力善騎射軍中號為萬人敵然殘忍貪冒財貨初拔秦州召富人磔於油火之上或以醯灌鼻或杙其下竅以求金寶舉每誡之曰汝之才力

辦我家事然性多猜忌與物無恩終當滅吾宗社舉死嗣立諸將以其年少心多不伏兵勢漸離以至於敗斬於長安籍没其家自起迄敗父子相繼五年而滅
高眞行為左衛將軍子岐為太子典膳丞高宗以皇太子賢陰謀事洩廢為庶人岐事連於賢帝令付眞行自訓責之岐入門而眞行以佩刀刺其喉眞行兄戸部侍郎審行又刺其腹眞行兄子琁斷其首而棄之街中帝知不悅貶眞行為睦州刺史審行為渝州刺史

于敏為太常丞司空平章事頔之子憲宗元和八年敏
殺人王再榮告頔與梁正言錢以謀出鎮初梁正言貪
詐自擅勇於射利梁守謙方知樞密正言每詭謂人吾
與樞密宗盟分至頗得關說頔久失職惑其言厚致財
賄以圖任用其後正言之詐漸露敏責其資於市邸誘
致正言僮奴支解棄於溷中會再榮發其事故敗
樂從訓魏博節度彥貞之子也天資悖逆王鐸自滑移
滄過魏郊從訓見其女妓利之伏兵於漳南高雞泊伺

鐸至圍而害之畧其所有時朝廷微弱不能詰

梁成汭為荆南節度使汭長子嘗有微過汭手刃之竟絶嗣焉

後唐陳延嗣魏人也末帝清泰二年知鄴都留守劉延晧言汴州部送殺人賊陳延嗣至推劾伏罪與妹夫李漢唐及妹妻竝棄市初延嗣自稱父任石州刺史偽稱長史司馬與漢唐俱鮮潔車服以飲博為務所至州府視有資裝可圖者與之交游漸誘至居第陰斃之去年

冬儆居於魏州有月傭同其事偶一日繼殺二人不時而死延嗣狼狽懼聲聞于外使月傭往諸處延嗣乃移家于汴所使張進者使酒詬舍主遽言延嗣殺人無幾舍主懼白坊正執訊乃稱今年四月事陳延嗣同三人取其資財所司掘屍於其室獲屍數十往汴捕獲延嗣漢唐言自居魏州所殺四十餘人竝與妻妹漢唐同謀害之又於石州捕延嗣母母至叱延嗣曰爾父殺數百人死於牖下不肖子所殺纔過百人而累家噬面詬之

安重進者雲州節度重霸之弟也性尤凶惡事莊宗以試劒殺人奔淮南初重霸在蜀聞之蜀主取之於吴用為裨將隨重霸為龍武小將戍長道又以殺人奔歸雒陽

漢蘇逢吉為司空平章事逢吉深文好殺初從高祖在太原時嘗因事高祖命逢吉靜獄以祈福祐逢吉盡殺禁囚以報及執朝政尤愛刑戮朝廷患諸處賊盜遣使捕逐逢吉自草詔意云應有賊盜其本家及四隣同保

人竝仰所在全族處斬或謂逢吉曰爲盜者族誅猶非
王法隣保同罪不亦甚乎逢吉堅以爲是竟去全族二
字時有鄆州捕賊使臣張令柔者殺平陰縣十七村民
良繇此也
周趙鳳冀州棗彊縣人幼讀書舉童子既長遇亂兇豪
多力以殺人暴掠爲事吏不能禁後爲冀州刺史
酷暴
詩著北風之章刺衛國之竝爲虐也禮有泰山之哭痛

苛政之猛於虎也故刑政之失危亡攸繫而況樂於殺人以苛為察逞威則膏血横流視民曾土芥不若徒使側目而視重足而立且何補於風化哉及其凶慝貫盈自貽誅戮豈為不幸者耶

漢甯成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束溼〈操執持也束溼言其急之甚也溼物則易束操千高反〉猾賊任威

後漢周紆為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為廷尉史

魏常林文帝時為少府性既清白當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為鴻臚崔性闊達不與林同數數聞林撾吏聲不以為可林夜撾吏不勝痛叫呼㬪㬪徹曙明日崔出門與林卒相遇乃啁林曰聞卿為廷尉爾耶林不覺答曰不也崔曰卿不為廷尉昨夜何故考囚乎林大慙然不能自止

王思為大司農年老目瞑瞋怒無度下吏嗷然不知所據性少信時有吏父病篤近在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

不實發怒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無恨意其為刻薄類如此

時苗鉅鹿人為大官令領郡中正定九品於叙人才不能寛然紀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

晉王宏為衛尉大司農更為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為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政績聽以贖論

宋奚顯度東海剡人也官至員外散騎郎孝武嘗使主

領人工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撲暑雨寒雪不聽蹔休人不堪命或有自經死者役人聞配顯度如就刑戮時建康縣考囚或用萬丈壓額及踝脛民間謡曰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栢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酷暴如此

谷楷為奉車都尉眇一目而性甚嚴忍前後舉使皆以酷暴為名時人號曰瞎虎

劉仁之為著作郎兼中書令出為西兗州刺史仁之性

酷虐在晉陽曾營城雉仁之統監作役以小稽緩遂加
責罰性好文字走書失體便加鞭撻音韻微訛亦見捶
楚吏人苦之
北齊畢義雲為兵部尚書義雲酷暴殘忍非人理所及
為家尤甚妻子僕隸嘗瘡痍遍體
隋崔宏度仁壽中檢校太府卿每誡其察吏曰人當誠
恕無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宏度一一
問之曰鼈美乎人懼之皆云鼈美宏度於是大罵曰傭

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鼈安知其美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莫不流汗無敢欺隠時有屈突蓋為武候驃騎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宏度寧茹三斗艾不逢屈突蓋

元宏嗣仁壽末授木工監修營東都大業初煬帝潛有取遼東之意遣宏嗣往東萊海口監造船諸州丁役苦其捶楚官人督役晝夜立於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無不生蛆死者十三四

唐宇文頵高祖武德中為司農卿政好嚴猛僚吏皆重足而立

王遂高宗朝宰相王方慶之孫也以吏能聞於時鋭於操下法頗嚴酷官終沂兖海等州觀察使

漢劉銖陜州人也晉天福中高祖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與銖有舊表為内職高祖出鎮并門用為左都押衙銖性慘毒好殺高祖以為勇斷類已深委遇之

周陶文舉為起居郎世宗顯德二年五月齊州臨邑縣

民田失額命刑部員外郎陳渥按之尚有隱漏復命文舉撿之文舉酷吏也竭澤而取之是歲冬十月文舉復奉命徵殘租於宋州宋人被其刑者凡數千寃號之聲聞於道路有一媪所欠殘租十錢而已聞文舉法峻即日納之執其公文呈於文舉文舉怒曰爾何不早納之而勞我此來也亦撻之時有悼耄之輩不勝其刑而死者數人其後數月文舉因隨駕南征尋遇疾而卒時人以為陰責之事有徵矣

殃報

殃咎之積報應之來蓋物理之昭然亦神道之不爽若乃無辜被禍懷耻未雪蓄怨攸重居幽必報斯乃寃氣之所結營魂之不昧者矣若夫苛枉自恣誅殺以逞徒宴安而滿志亦凶釁之何逃漸若霜冰隨如影響乃有憑以他類見乎厥夢或恍惚而搆癘或因緣而為祟精爽攸寄變異非一繇是大者以至覆族小者不免滅身亦有假手於人自斃於法觸類而長不可徧舉斯蓋默

定于上昭示于下以鑒戒於方來者焉書曰作不善降之百殃誠哉是言矣

伯有為鄭大夫使公孫黑如楚黑子皙黑辭伯有將彊使之子皙怒以駟氏之甲伐之伯有奔許伯有自墓門之瀆入墓門鄭城門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後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襄三十年鄭人殺伯有言其鬼至鑄刑書之歲二月昭公六年或夢伯有介而行介甲也曰壬子余將

殺帶也駟帶助子晳殺伯有壬子昭公六年二月三日也 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壬寅昭公七年正月二十八日 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産立良止以撫之乃止良止伯有子也立以為大夫使有宗廟

漢田蚡為丞相既殺魏其侯竇嬰及灌夫明年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謼服謝罪服音朌關西俗謂得杖而呼為朌謼火交反朌平卓反 武帝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

後漢蘇不韋金城太守謙之子謙為司隷校尉李暠掠死獄中不韋復讎於暠殺其兒妾發其父冢武威段紀明與暠素善紀明既為司隷以禮辟不韋不韋懼之稱病不詣段追咎不韋前報暠事遣從事張賢就家殺之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蘇以是衰破及紀明為楊球所誅天下以為蘇氏之報焉

魏胡种為司隷校尉與王宏有隙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詬曰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眠輙見

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

胡軫為司隷校尉與功曹游殷有隙軫誣搆殺殷殷死月餘軫得疾患自說但言伏罪游功曹將鬼來於是遂死於時闗中稱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

吳于吉者道士也既為孫策所殺策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創方差而引鏡自炤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因撲鏡大呌創皆潰裂須臾而死

孫峻爲武衛將軍既誅諸葛恪遷丞相大將軍後夢爲
恪所擊恐懼發病死
程普爲盪寇將軍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普即時病
癘百日而卒
晉阮放字思度爲交州刺史行達寧浦逢陶侃將高寶
平梁碩自交州還放設饌請寶伏兵殺之寶衆擊放敗
走保簡陽城得免放到州少時暴發渴見寶爲祟遂卒
羊聃爲廬陵太守坐殺郡人簡良等二百餘人除名頃

之遇疾嘗見簡良等為祟旬日而死

桓温為大將軍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述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狀答者言肥短温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涓既為温所廢死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温而與武陵王晞游故温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涓為祟因而遇疾凡停京師十有四日歸于姑孰遂寢疾不起

趙染爲前趙劉聰平西將軍次新豐會晉將索綝自長安討染染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諫不聽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徽言何面見之於是斬徽徽臨刑謂染曰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當訴將軍使不得服牀枕而死後染寇北地夢徽大怒引弓射之染驚悸而寤旦將攻城中弩而死

尹興爲後涼呂光丘池令時張掖督郵傅曜考覈屬縣而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于呂光曰臣張掖郡小吏

案核諸縣而丘池令尹興贓狀狼藉懼臣言之殺臣投于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減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

宋殷景仁為護軍太祖以景仁計誅劉湛拜景仁揚州刺史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拜畢便覺其情理乖錯性本寛厚而忽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輿出聽事觀望忽驚曰當閤何得有大樹既而曰我誤耶疾轉篤太祖謂不利在州司使還

任僕射下省為州几月餘卒或云見劉湛為崇
劉季之為司州刺史在州貪殘司馬翟宏業諫爭甚苦
季之積忿置毒藥食中殺之季之少年時與宗慤蒱戲
曾手侮加慤慤深銜恨至是慤為豫州刺史都督司州
季之慮慤為禍乃委官間道欲歸朝廷會竟陵王誕反
季之至盱眙太守鄭瑗以季之素為誕所遇疑其同逆
因邀道殺之後瑗為山陽王休祐驃騎中兵參軍豫州
刺史殷琰與晉安王子勛同逆休祐遣瑗及左右邢龍

符說琰琰不受鄭氏壽陽强族琰即使瑗鎮軍子勛責琰舉兵遲晚琰欲自解釋乃殺龍符送首瑗固爭不能得及壽陽城降瑗隨輩同出龍符兄僧愍時在城外謂瑗構殺龍符輒殺之瑗即為劉勔所録後見原僧愍尋擊虜於淮西戰死此四人者竝繇横殺旋受身禍論者以為有天道焉

檀和之為交州刺史伐林邑國破其北界犬戎區粟城獲金寶無筭毁其金人得黄金數十萬斤餘物稱是和

之後病死見胡神為祟

南齊豫章王嶷薨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便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癰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痢不斷吾已訴先帝帝許還東邸當判此事因胷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俄失所在文季祕而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

茹智明為明帝左右帝遣智明數蕭諶罪賜死諶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我為中領軍與至尊殺高武諸

王是君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於省殺之未幾智明死見諶為祟

蕭季敞為輔國將軍時太子左率領軍蕭詠及兄左衛將軍諶同被誅季敞啓求收詠深加排苦乃至手相摧辱詠徐曰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不憶相提拔時耶幽冥有知終當相報季敞麤猛無行善於彌縫高帝時為詠諶所獎說故累為郡守在政貪穢諶輒掩之後為廣州刺史白日見詠將兵入城收之數日果為西江都護

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為蛭所齧肉都盡而死慘楚備至後為村人所斬論者以為有天道焉

梁沈約為尚書左僕射因病夢齊和帝劒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繇已出高祖聞之大怒遣使者譴責之約懼而卒

後魏南安王楨孝文時為相州刺史以旱祈雨于群神鄴城有石虎廟人奉祀之楨告虎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

元壽興襲常山王素之孫孝文時為中庶子時王顯在東宫賤壽興因公事杖之四十及顯有寵於宣武為御史中尉奏壽興誹謗顯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其事命帝注可直付壽興賜死壽興臨刑顧謂其子曰我棺中可著百紙筆兩枝吾欲訟顯於地下若高祖之靈有知百日内必取顯如遂無知亦何足戀及孝明即位顯尋被殺壽興之死時論亦以為前任中尉彈高讒諷所致

高肇宣武時為尚書令譖殺彭城王勰勰妃司空李冲之女號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論者知有報應焉

崔浩為司徒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於廁中及浩幽執置之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為報應之驗初浩構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秉火爇順寢室火作而順死

浩與室家羣立而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于河瘖而惡之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眞不善也非復虛事夫以火爇人暴之極也階亂兆禍復之招也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撲滅乎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以至於族

李彪為御史中丞號為嚴酷以奸疑難得乃為木手擊

其脇腋氣絶而復屬者時時有焉又慰諭汾州叛胡得其土渠皆鞭而殺之及彪之病體上往往瘡潰痛毒備極

張始均為行臺郎中從都督元遥討大乘賊於冀瀛之間多所殺戮積屍數萬始均忿軍士重以首級為功乃令撿集人首數千一時焚爇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始末在於煙炭之間有焦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

韋伯昕為員外散騎常侍宣武延昌末告尚書裴植謀為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為祟口云裴尚書死不獨見怒何以見怒也

于忠為車騎大將軍時高陽王雍省決庶政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雍出忠忠聞之逼有司誣奏其罪祚有師傅舊恩植擁地入國忠竝矯詔殺之忠疾病見裴郭為祟而卒

侯莫陳悅為隴右都督時大都督拔嶽召悅共討靈州

悅用其叅軍豆盧光之謀誘嶽斬之悅自殺嶽後神情恍惚不復如常唯言我僅睡即夢見嶽語我兄欲何處去隨逐我不相置因此彌不安而致敗滅

北齊高隆之為驃騎大將軍見信高祖性多陰毒睚眦之忿無不報馬儀同三司崔孝芬以結婚姻不果太府卿任集同加營搆頗相乖異瀛州刺史元晏請託不遂前後搆成其罪竝誅其後隆之被害家門殄滅論者謂有報應焉

韓賢為雒州刺史初後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雒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在此寺形制厚朴世以為古物歷代藏寶賢無故斫破之未幾州民韓木蘭等作逆有一賊斫賢折脛而卒論者或謂賢因此致禍

隋梁敬真大業中為大司理司直時煬帝欲成光祿大夫魚俱羅之罪令敬真治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有疾見俱羅為之厲數日而死于時東都饑饉俱羅遣家僕般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潛迎諸子朝廷微知之恐其有異志前後察問不得其罪帝復令敬真就鎖將詣東都俱

羅相表異人目有重瞳陰為帝之所忌敬眞希旨奏俱羅師徒敗衂于是斬東都市家口籍没

劉蘭為國子助教嘗排毀公羊氏非董仲舒延昌中静坐讀書有人叩門門人通焉蘭命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蘭曰君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知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出後蘭告家人少時而患卒

奚康生為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

亦遇疾亟以為虎豹之祟

樊子鵠出帝時為御史中尉魯宗室元樹奔梁梁武以為郢州刺史子鵠為行臺率徐州刺史杜德舍人李昭等討之樹城守不下子鵠使金紫光祿大夫張安期説之樹請棄城還南子鵠許之殺白馬為盟樹恃誓不為戰備與杜德别還南德不許送雒陽置在景明寺樹年十五奔南未及富貴每見嵩山雲向南未嘗不引領歔欷初發梁都其愛妹玉兒以金指環與樹嘗著之寄以

還梁表必還之意朝廷知之俄而賜死未幾杜德忽得狂病云元樹打我不已至死此驚不絶舍人李昭尋奉使向秦州至潼關驛夜夢樹云我已訴天帝待卿至隴終不相放昭覺惡之及至隴口爲賀拔嶽所殺子鸓尋爲達野拔所殺

樊子蓋爲東都留守楊玄感之亂子蓋誅數萬人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之鬼前後重沓爲之厲

唐郭霸則天天授二年自宋州寧陵丞應革命舉拜監察御史嘗推芳州刺史李思徵搒捶考禁不勝而卒聖歷中屢見思徵甚惡之嘗因退朝歸命家人曰速請僧傳經設齋須臾見思徵從數十騎止其庭曰汝枉陷我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援刀自刳其腹斯須蛆爛矣是日閭里竝見兵馬數十騎駐于門少頃不復見矣

崔器以肅宗至德中為御史中丞性苛刻樂禍奏陷賊官據律合處死後器病脚腫月餘漸亟瞑目則見京兆

尹達奚珣但口稱叩頭大尹不自緜左右問之良久答曰達奚大尹訴冤我求之如此經三日不止而死

陳曇德宗貞元中為邕州經畧招討使怒判官劉湲杖二十五湲卒之日曇得疾見湲為祟而卒

舒元輿為監察御史時亳州境嘗有羣賊剽人廬舍刼取貨財累致擒捕不獲刺史李繁潛設機謀悉知賊之巢穴出兵盡加誅斬議責繁以不先啓聞廉使涉於擅興之罪朝廷遣元輿覆理之元輿素與繁有隙復以初

官銳於生事乃盡反具獄辭以為繁濫殺無辜狀奏勑於京兆府賜死時人冤之其後元輿被禍人以為有報應焉

後唐西方鄴為寧江軍節度使為政貪虐判官譚善達每箴其失鄴忿形於色令左右告善達受人金下獄拷掠善達亦剛詞多不遜遂殺於獄中無幾寢疾時見善達入其戶俄卒於治所

晉馬全節為定州節度使自上黨攜歌妓一人之中山

館於外有人以讒言中之全節加害及詔除鎮州遇病數見其妓厭之復來妓曰我已得訴要公俱行全節具告家人數日而卒

漢蘇逢吉自高祖建號於太原以節度判官拜平章事時宰相李崧被誅人士冤之及逢吉受宣權知樞密院事數夕宿於金祥殿之東謂春官正王處訥曰夜來就枕未瞑已見李崧在傍生人與死人相接非吉事也及周太祖自鄴至汴官軍敗於劉子陂是夕逢吉宿於七

里郊與同舍痛飲醉索刃將自刭左右止之至曙與隱

帝同抵民舍遂自殺周太祖定京城與聶文進等同梟

於北市釋其家族其梟首之所適當李崧宛死之地也

周鄭仁誨為侍中初廣順末王殷受詔赴闕太祖遣仁

誨赴鄴都廵撿及殷得罪仁誨不奉詔即殺其子葢利

其家財妓樂也及仁誨卒而無後人以為陰責焉

册府元龜卷九百四十一

冊府元龜卷九百四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黷貨　禍敗

黷貨

書稱黷貨無厭詩惡貪人敗類是知冐于貨賂先賢所譏若乃影纓入仕代耕受禄不能澡身而自潔乃復受財以逞欲至使外資敵國旁通絶塞求媢富室茍利私

家縣是正呂刑之文加蕭斧之戮千載之下恥莫大焉

伯封樂正后夔之子實有豕心貪惏無厭

漢項伯項羽兄也高祖為漢王王巴蜀賜張良金百鎰二十兩曰鎰秦以鎰名金若漢之論斤也珠二斗良俱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本不盡於漢中故請求之項王許之

周意封汾陰侯孝文十二年坐行受財髡為城旦

許元封宋子侯孝景中二年坐寄使匈奴買塞外禁物免

衛侈封樂平侯孝武建元六年坐買田宅不法有請賕吏死

薛歐封廣平侯元狩元年坐受淮南賂稱臣在赦前免

楊毋害封赤泉侯坐許紿人贓六百免

任當千嗣梁期侯宣帝太始四年坐買馬一疋價錢十五萬過平贓五百以上免

陳湯為從事中郎時大司馬王商不善湯按驗湯諸所犯湯前為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早死獨不封母明君

共養皇太后尤勞苦恭傳言恭母渠今此云明君則明君者字也宜封竟為新都侯後皇太后同母弟苟叅為水衡都尉死子伋為侍中叅妻欲為伋求封湯受其金五十斤許為求比上奏比例也音必寐反弘農太守張匡坐贓百萬以上狡猾不道有詔即訊就其所居考問之恐下獄使人報湯湯為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

後漢傅昌封蕪湖侯蕪湖縣名屬丹陽郡章帝建初中遭母憂因上書以國貧不願之封乞錢五十萬為關内侯帝怒貶

為關內侯竟不賜錢

魏丁斐初從太祖性好貨數請取犯法輒得原宥為典軍校尉

晉桓玄既自署太尉性貪鄙好奇異尤愛寶物珠玉不離于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已猶難逼奪之皆蒱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百姓佳果美竹無復遺餘

殷仲文桓玄篡位時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

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絶音性貪吝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常若不足

宋王僧達為太子洗馬母憂去職與兄錫不協錫罷臨海郡還送故及奉禄百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輩取無復所餘

阮佃夫既以弑廢帝及太宗即位論功行賞壽寂之封應城侯佃夫建城侯餘有封時佃夫及王道隆楊運長竝執權權亞人主大通貨賄凡事非賂不行人有餉佃

夫絹二百疋嫌少不答

後魏張僧晧明帝孝昌中徴為散騎侍郎不赴世號徴君僧晧好產業孜孜不已藏鏹巨萬他資亦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瘦敝身服布裳而婢妾紈綺僧晧尤好蒱奕戲不擇人是以獲譏於世

隋宇文述為太子左衛率時申國公李穆孫筠卒高祖議立嗣而穆第十子渾規欲紹之述即其妻兄也渾謂述曰若得襲封當以國賦之半每歲奉公述利之因入

白皇太子曰立嗣以長不則以賢今申國公嗣絶徧觀其子孫皆無賴不足以當榮寵唯金才有勳於國謂非此人無可以襲封者太子許之竟奏高祖封渾為申國公奉穆嗣

宇文化及自煬帝為太子時領千牛軍見人子女狗馬珍玩必請託求之甞與屠販者遊以規其利累遷至太子僕射數以受納貨賄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尋復職

唐李慶遠睿宗景雲中為左帥府右郎將初慶遠從皇

太子誅韋氏有功其後恃寵多受貨賄按問得實命杖一百放于嶺表

于暈為奉天令時憲宗起山陵暈與山陵使親吏韋正收及陰陽官等同隱官錢十五萬貫不給工徒事發皆伏誅

後唐盧汝弼客游上黨丁會薦武皇即代李襲吉為副使軍國政務委其參決莊宗嗣晉王位乃承制署吏又得汝弼有若符契繇是除補之命皆出於汝弼之手既

而畿内官吏考課擬議奔走盈門頗以賄賂聞人士少之莊宗嘉其才不之詰

李全暉乾祐中為禮賓使與副使高行進減刻蕃部買馬錢下開封府勘問皆伏罪竝決杖流房州

周馬從斌世宗顯德中為殿中監初從斌有女適故晉國公霍彦成之子承謜後數歳俱亡有息女一人年五六歳從斌收而養之霍氏資業竝為從斌所據既而從斌令其女弟尼徳堅私度霍氏為尼未幾而卒乃盡收

其邸第復貿其資産乾沒其直至是為霍氏近親所訟下御史府按之得實免官

禍敗

古人有言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既有積善之慶豈無禍淫之責人事易辨陰隲難誣求而得之又何怨也觀夫蛇虺之行溪壑之心欺罔君親絶棄仁義殘忍不道貪冒無厭莫不十日所視衆怒難犯天肆惡盈之罰鬼得復雠而誅孽不可逭速如影響大則兵連禍結災延方

域小則巢傾卵碎辱及宗親猶謂不幸豈非痛哉所以克己復禮謙謙君子𩕳然而笑矣

秦衛鞅孝公時為左庶長定變法之令太子犯法刑其傅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

秦之賊秦之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因入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京兆鄭縣也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黽或作彭秦惠王車裂商君以狥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吕不韋為相國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毐與侍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鬬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假父也窶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鬬者走以白始皇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吕不韋

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諸嫪毐舍人皆没其家而遷之蜀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賔客辯士為游説者衆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吕不韋及齊人茅焦説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入南宫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賔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戸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吕不韋自

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呂覽曰不韋冢在河南雒陽北邙道西大冢是也民傳言呂母冢不韋妻先葬故其冢名呂母也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

漢主父偃為齊相初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横横音胡孟反偃曰臣結髪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遂猶達也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爾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日暮言年已老

也倒行逆施謂不遵常理後以齊王自殺遂族偃

王温舒為河内太守好殺行威遷為中尉坐以法免後拜為少府徙右内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發兵伐大宛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員騎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員騎騎之有正員也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禄勳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坐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温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妻家各一故為五

也溫舒死家累千金

董賢為大司馬哀帝末太皇太后名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内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王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出宫殿司馬中賢不知所為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即闕下册賢即就也曰間者以來陰陽不調菑古災字害竝臻元元

蒙辜蒙被也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更歷也音工衡反為大司馬不合衆心非所以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謂發冢取其棺柩也診驗也音軫莽復風大司徒光奏賢風讀曰諷光孔光也質性巧佞翼姦以獲封侯翼進也父子專朝兄弟竝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冢壙放效無極不異王制放依也音甫往反費以萬萬計國家為空虛父子驕蹇至不為使者禮言不敬天子之使受賜不

拜皐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不悔過乃復以砂畫棺以硃砂塗之而又雕畫也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以棺以此物棺斂也棺音工喚反至尊無以加恭等幸得免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讙譁鄉其弟哭幾獲盜之陽往哭之實欲竊盜也鄉讀曰嚮幾讀曰冀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賢既見發羸診其尸羸露形也音郎果反因埋獄中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傑自陽翟徙茂陵涉性外温仁謙遜而内隱好殺睚眦於塵中觸死者甚多王莽末為鎮戎大尹莽敗更始西屏將軍申屠建請涉與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為建主簿涉本不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尹君何以魚肉涉也言以涉為魚肉不以人遇之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亡去申屠建内恨恥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以一吏易之哉賔客通

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賔客車數十乘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徼取涉於車上徼要也音工堯反送車分散馳遂斬涉縣首長安市

後漢牛輔為中郎將董卓子婿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齎金寶踰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獻帝紀曰輔帳下支胡赤兒等素待之過急盡以家寶與之自帶二千餘餅金大白珠瓔胡謂輔曰城北已有馬可去也以繩繫輔腰踰城懸下之未及地支胡放之輔傷腰不能行諸胡共取其金并珠斬首詣長安

公孫瓚獻帝時為奮武將軍因怒袁紹遂出軍屯槃河

將以報紹即九河鉤槃之河也乃上疏疏紹罪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相結範遂背紹領渤海兵以助瓚與紹大戰瓚軍敗還薊後保易京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於黒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懐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為主故爾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

攻逼瓚衆曰蹴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賫書告續曰昔周末喪亂殭尸蔽地以意而推猶為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鼔角鳴於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鳥尼歸人�水陵高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起火為應吾當自内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

不容汝足矣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兵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

續為屠盜所殺

袁術既僭號而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術前為呂布所破後為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於灊山復為所拒憂懼不知所出將歸帝號於從弟紹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吳書曰術既為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衆絶糧乃還至江亭

去壽春八十里問厨下尚有麥屑三十斛時盛暑欲得蜜漿又無蜜坐櫺牀工歎息良久乃大咤曰袁術至於此乎因頓伏牀下嘔血斗餘因而遂死

袁譚紹之子也譚父為冀州牧曹公之在鄴譚畧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攻弟袁尚於中山尚走固安從其兄袁熙譚悉收其衆會曹公將討之譚乃拔平原并南皮自屯龍湊譚欲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被髪驅馳追者意非常人趨奔之譚墮馬曰咄而過我我能富貴汝言未絶口頭已斷地曹公擊袁尚袁熙至遼西尚熙與烏丸逆軍戰

敗走奔遼東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尚為人有勇力欲奪取康衆與熙謀曰今到康必相見欲與兄手擊之有遼東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計曰今不取熙尚撫以為悅於國家乃先置其精勇於廐中然後請熙尚入康伏兵出皆縛之坐於凍地尚寒求席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為遂斬首譚字顯思熙字顯雍

晉石崇為衛尉諂事賈謐及謐誅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

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緑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緑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烋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黄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圖倫秀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緑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緑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崇

曰吾不過流徙交廣爾及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母兄弟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人崇時年五十二

楊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黄鉞録朝政百官總己多樹親黨皆領禁兵於是公室怨望天下憤然殿中中郎孟觀李肇與黄門董猛及汝南王亮楚王瑋謀誅之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令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

得出駿逃于馬廐以戟殺之觀等受賈后密旨誅駿親黨皆夷三族死者數十人

賈謐為侍中領祕書監謐者賈充外孫韓壽之子也充養以為後與賈后共謀誣陷愍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名謐於殿前將戮之走入西鐘下呼曰阿后救我乃就斬之韓壽少弟蔚及壽兄鞏令保弟散騎郎預吳王友鑒謐賈母賈午皆伏誅

孫旂為平南將軍子弼及弟子髦輔琰四人與孫秀合

族及趙王倫起事夜從秀開神武門下觀閱器仗兄弟旬日相次爲公府掾尚書郎弼又爲中堅將軍領尚書左丞輔爲上將軍領射聲校尉髦爲武衛將軍領太子詹事琰爲武威將軍領太子左率皆賜爵開國郡侯推崇旂爲車騎將軍開府旂初以弼等受署偽朝遣小息回責讓弼等以過差之事必爲家禍弼等終不從旂制之不可但慟哭而已及齊王冏起義四子皆伏誅襄陽太守岱承冏檄誅旂夷三族

杜曾自稱南中郎將及王廙為荆州刺史曾距之廙使將朱軌趙誘擊曾皆為曾所殺王敦遣周訪討之屢戰不能尅訪潛遣人緣山開道出曾不意以襲之曾衆潰其將馬儁蘇温等執曾詣訪降訪欲生致武昌而朱軌息昌趙誘息胤皆乞曾以復寃於是斬曾而昌胤臠其肉而噉之

祖約為鎮西將軍蘇峻舉兵約從之既敗奔於石勒勒薄其為人不見者久之勒將程遐説勒曰天下粗定當

顯明順逆此漢高祖所以斬丁公也令忠於事君者莫不顯擢背叛不臣者莫不夷戮此天下所以歸伏大王也祖約猶存臣竊惑之且約大引賓客又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怨於是勒乃詐約曰祖侯遠來未得善歡可集子弟一時俱會至日勒辭之以疾令遐請約及其宗室約知禍及大飲醉既至于市抱其外孫而泣遂殺之并其親屬中外百餘人悉滅之婦女妓妾班賜諸胡

後魏和跋為尚書性尤奢淫太祖戒之弗革將刑太祖命其諸弟毗等視訣跋謂毗曰灅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廣為産業各相勉勵務自纂脩令之背已曰汝曹何忍視吾之死也毗等觧其微意詐稱使者亡奔長安追之不及太祖怒遂誅其家

崔逞初仕慕容燕以留臺尚書亡歸道武帝亦以為尚書後為御史中丞有罪賜死及其孫𪧐孝文帝初以交通境外伏誅自逞之死至𪧐之誅三世積五十餘年而

在此一門盡矣

貴穆為武衛將軍爾朱榮向雄穆勸其大行誅罰榮心然之於是遂有河陰之事天下聞之莫不切齒及元顥內逼莊帝北幸穆遂降顥顥以河陰酷濫事起於穆引入詰讓出而殺之

爾朱世隆兄弟各擁強兵割剝四海世隆既摠朝政生殺自繇及高歡起兵仲遠度律等愚戇恃強不以為慮而世隆獨深憂恐及天光戰敗世隆請出收兵節閔帝

不許世隆令其外兵參軍陽叔淵單騎馳赴北中簡閱敗衆以次内之而斛斯椿未得入城詭説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其欲掠京邑遷都長安宜先内我以為其備叔淵信而内之椿既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稚詣闕奏狀别使都督賈智張歡率騎掩執世隆與兄彦伯俱斬時年三十三

北齊高乾為魏司空為莊帝所殺乾臨死神色不變見者莫不歎息焉時武衛將軍元整監刑謂乾曰頗有書

及家人乎乾曰吾兄弟分張各在異處今日之事想無全者兒子既小未有所識亦恐巢傾卵破夫欲何言

唐來俊臣則天朝歷雒陽令司農少卿恣行羅織多所陷害自侯王將相被其羅織受戮者不可勝計復自稱其才可比石勒朝野聞而彌懼又將誣告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衙將相謀反冀因此傾動宗社自取國權俊臣與其黨衛遂忠飲醉自糾發繇是得罪制曰來俊臣閭巷小人奸險有素以其頗中糾擿將謂徼効欵誠遂

拔自泥塗齒于簪紱歲月滋久涓埃莫施專搆凶邪每
相朋扇隱逆賊之妹尤深嬖寵逼良家之女以為妾媵
作威作福無禮無義剝奪甚萑蒲之盜贓賄踰丘山之
積諸王等磐石宗枝必期毀敗南北衙文武將相咸將
傾危冀得竊弄機權方擬潛為悖逆無君之心已著不
臣之迹顯然天下側目含靈切齒擢其髮不足以數罪
粉其骨不足以塞愆棄市之刑嚴科未極汙宫之辟與
議所歸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可准法籍没其

家時年四十七俊臣及伏誅雠人皆臠其肉噉之斯須而盡遠近莫不稱慶

高駢鎮淮南為秦彦幽辱計口給食自五月至八月外圍益急供事遂闕庖人以道院欄檻及諸木像毀而為薪以續晨爨時秦彦畢師鐸頻為楊行密所敗頗疑道院禳制使然又慮一旦府城不守或致竄逸有妖尼王奉仙者謂秦彦曰此間氣候當損一大貴人地方始安以此言故害之是日駢晨起啜粥左右走告云有兵馬

來言未畢衆已及階駢謂其徒曰軍府之事有監軍使及大將軍在汝輩莫無禮因命左右召秦彦詞氣甚厲群兇憚駢久之有卒自後揮肱中之遂牽下階倉皇之際猶仰首顧望若有所伺及就刀斷而不殊明日外圍知之皆向城大慟競以紙錢奠而焚之先是駢嘗戒羣子曰汝等善自為謀吾必不學俗物死入四片板中以累於汝矣至是以諸姪同坎而瘞唯駢以舊氊包之正符所言及吕用之伏誅有軍人於中堂發得一石函内

有銅人一枚長三尺餘身被桎梏口貫長釘胷上疏駢鄉貫甲子官品姓名為厭勝之事以是駢每為用之所制如有助焉其後楊行密入城署駢諸孫愈為節度副使令主喪事愈乃發穴長幼凡六人皆斂棺柩自道院遷于愈家既月餘愈又暴終明年四月孫儒下廣陵勑其故吏曠師虔等葬之

後唐温韜初仕梁為許州節度使明宗即位流于德州俄賜死長子延濬清泰中為泥水關使次延沼為父牙

帳都校次延袞鄧州指揮使咸聚居許下晉天福初閩張從賓作亂於河陽咸往依之從賓慮其難制悉斬于帳下明宗自鄴初至雒陽霍彦威怒韜前事與段凝同收下獄尋釋之下敎放歸田里天成二年竄於德州是歲秋九月詔曰德州流人温韜生爲黔首起自綠林依憑中夏干戈劫盜本朝陵寢遼州流人段凝豺狼類性梟獍爲謀無章而幾害平人得便而嘗懷逆節嵐州司戸陶玘曾司藩翰恣黷貨財自處竄流彌興怨望廬州司戸石知訥比居賓佐合務參揮當守殷閑據夷門發文字扇揺戎帥原州司馬聶嶼擢從班列委出親賢不守條章强買店宅其後細詢行止頗駭聽聞喪妻未及於半年别成婚媾棄母動逾於千里不奉晨昏而皆自抵刑章各行竄逐都無省過但出怨詞在朕意雖欲含弘於物論固難容舍尚全大體只罪一身竝令本

處賜死

王鎔為鎮州節度使令其子昭祚與張文禮以兵圍李宏規及軍司馬李藹宅並族誅之詿誤者凡數十家又殺蘇漢衡收部下偏將下獄窮其反狀親軍大恐時諸軍皆有給賜唯親軍不時與之衆心益懼張文禮因其反側密諭之曰王此夕將坑爾曹宜自圖之衆皆掩泣相謂曰王待我如是我等焉能效忠是夜親軍十餘人自子城西門尋垣而入鎔方焚香受籙軍士二人突入

斷其首袖之而出遂焚府第煙焰亘天兵士大亂鎔姬
妾數百皆赴水投火而死軍校有張友順者率軍人至
張文禮第請為留後遂盡殺王氏之族
張文禮為鎮州大將殺節度使王鎔盜其州比厮役小
人驟居人上行步動息皆不自安出則千餘人露刃相
隨日殺不辜道路反目嘗慮我師問罪奸心百變南通
朱氏北結契丹往往擒獲其使莊宗遣人送還文禮繇
是愈恐是歲八月莊宗遣閻寶史建瑭及趙將符習等

率王鎔本軍進討師興文禮病疽於腹及聞史建瑭攻
下趙州驚悸而卒子處瑾據鎮州李存審為北面招討
使以攻鎮州是時處瑾危蹙日甚昭義軍節度判官任
圜馳至城下諭以禍福處瑾登陴以誠告乃遣牙將張
彭送款於行臺俄而李存審師至城下是夜趙將李再
豐之子冲投縋以接王師諸軍登城遲明畢入獲處瑾
處球處琪并其母及同惡人等皆折足送行臺鎮人請
醢而食之入發文禮之尸磔之於市

郭崇韜為樞密使嘗從容謂繼岌曰蜀平之後王為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神器在手宜盡去宦官優禮士族不唯踈斥閹寺至於扇馬亦不可復乘繇是內則伶官巷伯怒目切齒外則舊寮宿將戰手痛心掇其族滅之禍有自來矣復以諸子驕縱不法既定蜀川輦運珍寶實於雒陽之第籍没之日泥封尚濕雖莊宗季年為羣小所惑致功臣不保其終亦崇韜自貽其禍

安重誨為樞密使四五年間獨綰大任否臧自若環衛

酋長貴戚近習無敢干政者弟牧鄭州子鎮懷孟身爲中令任過其才議者謂必有覆餗之禍無何有吏人李虔徽弟揚言於衆云相者言之狀令將統軍征淮南時有軍將密以是聞深駭上聽先是東川帥董璋恃險難制方多疑忌又以武虔裕爲綿州刺史董璋日設猜防遂縶之叛及王師討蜀峽路艱阻糧運不繼而重誨請行纔許便辭翌日領數騎而出日馳數百里西諸侯聞之莫不惶駭所在錢帛糧料星夜輦運齊赴利州人乘

甓踣於山路者不可勝記百姓苦之重誨至鳳翔節度使朱宏昭延於寢室令妻子奉食器敬事尤謹重誨坐中言及昨被人讒搆幾不保全賴聖上保鑒苟獲全族因泣下重誨既辭宏昭遣人具奏重誨怨望出惡言不可令至行營恐奪石敬瑭兵柄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西廻亦奏重誨已至三泉復歸闕再過鳳翔朱宏昭拒而不納重誨懼急騎奔程未至京師制授河中帥既至鎮心不自安而請致仕制初下其子崇贊崇緒走歸河中

二子初至重誨駭然曰二渠安得來家人欲問故里重誨曰吾知之矣非此渠意是他人教來吾但以一死報國家餘復何言翌日中使至見重誨號泣久之重誨曰公但言其故勿過相愍中使曰人言令公據城異志矣重誨曰吾一死未塞責已負君親安敢輒懐異志遽勞朝廷興師增聖上宵旰則僕之罪更萬萬矣時遣翟光鄴使河中如察重誨有異志則誅之既至李從璋自率甲士圍其第仍拜重誨於其庭重誨下階迎拜曰太傅

過禮俛首方拜從璋以檛擊其首其妻驚走抱之曰令公死亦不遲太傅何遽如此并擊重誨妻首碎並剥其衣服夫妻裸形踣於廊下流血盈庭翌日副使判官白從璋願以衣服覆其屍堅請方許及從璋䟽重誨家財不及數千緡議者以重誨有經綸社稷之大功然志大才短不能迴避權寵親禮士大夫求周身輔國之遠圖而悉自恣𦉪禁果貽顛覆

馮贇為樞密使明宗大漸聞秦王以兵入侍贇自第馳

入皇城與朱宏昭康義誠等同誅秦王語在秦王傳明宗晏駕閔帝自鄴至京師内外制置皆出宏昭與贇及潞王至陝閔帝召宏昭不至俄聞自致安從進乃殺贇於其第贇母初喪棄屍於路妻子俱伏法

朱宏昭為樞密使閔帝即位超加中書令宏昭素猜忌潞王致其背誕以潞王至陝閔帝懼欲奔馳自手詔宏昭圖之時將軍穆延暉在宏昭第曰罪我也其如之何吾兒婦君之女也可速迎歸無令受禍中使繼至宏昭

拔劒大哭至後亭欲自殺家人力止之使捉之急宏昭曰窮至此耶乃自投於井安從進既殺馮贇斷宏昭首俱傳於陝州

晉王瑜為太府少卿杜重威之鎮東平也瑜父欽祚為節度使及重威移帥崇山瑜乃僥求苟合代其父位後自常州一載再遷刑部郎中丙午歲欽祚刺舉義州瑜歸寧至郡會北戎盜據區夏何建以秦州歸蜀瑜説欽祚曰若不西走當為左衽矣厲色數諫怒而不從因其

卧疾涉旬瑜伏劍而脅之曰老懦無謀欲趣炮烙不即為計則死于刃下父不得已而聽之時隴東屯兵新闢扼其川路將北趣蕃部假途而往乃與群盜酋長趙徽歃血為約以兄事之謂之曰西至成都余身為相餘為將爾當領一大郡能遂行乎徽曰諾瑜慮為所賣先致其妻孥館於郡中行有期矣徽潛召其黨伺于郊林之外子夜瑜聚族而出輜重絡繹十有餘里徽之所親循溝澮而遁至馬峽路隅舉燧伏莽齊發斷欽祚之首貫

諸長矛平生聚蓄金幣萬計皆為亂兵所掠少長百口
殆將殄盡瑜尚獨戰千人矢不虛發手捍射其指流血
及韃箙罄空乃持弓擊人簫弣皆碎夜竄山谷落髮為
僧月餘為樵人所獲縶送岐州為侯益所殺

册府元龜卷九百四十二

殃報

殃咎之積報應之來蓋物理之昭然亦神道之不爽若乃無辜被祻懷耻未雪蓄怨攸重居幽必報斯乃寃氣之所結營魂之不昧者矣若夫苛枉自恣誅殺以逞徒宴安而滿志亦凶釁之何逃漸若霜冰隨如影響乃有憑以他類見乎厥夢或恍惚而搆癘或因緣而爲祟精爽攸寄變異非一繇是大者以至覆族小者不免滅身亦有假手於人自斃於法觸類而長不可徧舉斯蓋默

冊府元龜卷九百四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不誼

夫人者最萬物之靈誼者居五行之一故行誼者必克己恕物急病讓夷固其窮不可以利誘守其節不可以兵刼如斯而已矣乃有反道敗德壞法亂紀傾險其行邪僻其心遺骨肉之親棄故舊之好背乎僚友之恵忘

其所事之恩因利乘便竊發搆難或肆其慘毒或寘諸刑辟或縱行離間之術或靡顧翻覆之迹擁巳自恣蹈害無悔歷代之下比比而有故古人有言曰不恥不仁不畏不誼其斯人之謂乎

子伯季子衛大夫也魯哀公十六年衛侯飲孔悝酒于平陽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納財賄也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慚負孔悝不欲令人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其母俱及西門平陽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去

殺帶也駟帶助子晳殺伯有壬子昭公六年二月三日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壬寅昭公七年正月二十八日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産立良止以撫之乃止良止伯有子也立以為大夫使有宗廟

漢田蚡為丞相旣殺魏其侯竇嬰及灌夫明年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譁服謝罪服音㕿關西俗謂得杖而呼為㕿譁火交反㕿平卓反武帝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

後漢蘇不韋金城太守謙之子謙為司隸校尉李暠椋死獄中不韋復讎於暠殺其兒妾發其父冢武威段紀明與暠素善紀明既為司隸以禮辟不韋不韋懼之稱病不詣叚追咎不韋前報暠事遣從事張賢就家殺之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蘇以是衰破及紀明為楊球所誅天下以為蘇氏之報焉

魏胡种為司隸校尉與王宏有隙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詬曰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眠輒見

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

胡軫為司隷校尉與功曹游殷有隙軫誣搆殺殷殷死月餘軫得疾患自說但言伏罪游功曹將鬼來於是遂死於時關中稱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

吳于吉者道士也既為孫策所殺策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創方差而引鏡自炤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因撲鏡大叫創皆潰裂須臾而死

孫峻為武衛將軍既誅諸葛恪遷丞相大將軍後夢為恪所擊恐懼發病死

程普為盪寇將軍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普即時病癘百日而卒

晉阮放字思度為交州刺史行達寧浦逢陶侃將高寶平梁碩自交州還放設饌請寶伏兵殺之寶衆擊放敗走保簡陽城得免放到州少時暴發渴見寶為祟遂卒

羊聃為廬陵太守坐殺郡人簡良等二百餘人除名頃

之遇疾嘗見簡良等為祟旬日而死

桓温為大將軍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旣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旣不述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狀答者言肥短温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涓旣為温所廢死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温而與武陵王晞游故温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涓為祟因而遇疾凡停京師十有四日歸于姑孰遂寢疾不起

趙染為前趙劉聰平西將軍次新豐會晉將索綝自長安討染染染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諫不聽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徽言何面見之於是斬徽徽臨刑謂染曰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當訴將軍使不得服牀枕而死後染寇北地夢徽大怒引弓射之染驚悸而寤旦將攻城中弩而死

尹興為後涼呂光丘池令時張掖督郵傅曜考覈屬縣而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于呂光曰臣張掖郡小吏

案核諸縣而丘池令尹興贓狀狼藉懼臣言之殺臣投于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

宋殷景仁為護軍太祖以景仁計誅劉湛拜景仁揚州刺史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拜畢便覺其情理乖錯性本寬厚而忽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輿出聽事觀望忽驚曰當閤何得有大樹既而曰我誤耶疾轉篤太祖謂不利在州司使還

住僕射下省為州凡月餘卒或云見劉湛為祟

劉季之為司州刺史在州貪殘司馬翟宏業諫爭甚苦季之積忿置毒藥食中殺之季之少年時與宗慤蒱戲曾手侮加慤慤深銜恨至是慤為豫州刺史都督司州季之慮慤為禍乃委官間道欲歸朝廷會竟陵王誕反季之至盱眙太守鄭瑗以季之素為誕所遇疑其同逆因邀道殺之後瑗為山陽王休祐驃騎中兵參軍豫州刺史殷琰與晉安王子勛同逆休祐遣瑗及左右邢龍

符說琰琰不受鄭氏壽陽强族琰即使瑗鎮軍子勛責琰舉兵遲晚琰欲自解釋乃殺龍符送首瑗固爭不能得及壽陽城降瑗隨輩同出龍符兄僧愍時在城外謂瑗構殺龍符輒殺之瑗即為劉勔所錄後見原僧愍尋擊虜於淮西戰死此四人者竝縣横殺旋受身禍論者以為有天道焉

檀和之為交州刺史伐林邑國破其北界犬戎區粟城獲金寶無筭毁其金人得黄金數十萬斤餘物稱是和

之後病死見胡神為祟

南齊豫章王嶷薨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便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癰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痢不斷吾已訴先帝帝許還東邸當判此事因胷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俄失所在文季祕而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

莫智明為明帝左右帝遣智明數蕭諶罪賜死諶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我為中領軍與至尊殺高武諸

王是君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於省殺之未幾智明死見諶為祟

蕭季敞為輔國將軍時太子左率領軍蕭詠及兄左衛將軍諶同被誅季敞啓求收詠深加排苦乃至手相摧辱詠徐曰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不憶相提拔時耶幽冥有知終當相報季敞麤猛無行善於彌縫高帝時為詠諶所獎說故累為郡守在政貪穢諶輒掩之後為廣州刺史白日見詠將兵入城收之數日果為西江都護

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為蛭所齧肉都盡而死慘楚備至後為村人所斬論者以為有天道焉

梁沈約為尚書左僕射因病夢齊和帝劒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䌛已出高祖聞之大怒遣使者譴責之約懼而卒

後魏南安王楨孝文時為相州刺史以旱祈雨于群神鄴城有石虎廟人奉祀之楨告虎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

元壽興襲常山王素之孫孝文時為中庶子時王顯在東宮賤壽興因公事杖之四十及顯有寵於宣武為御史中尉奏壽興誹謗顯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其事命帝注可直付壽興賜死壽興臨刑顧謂其子曰我棺中可著百紙筆兩枝吾欲訟顯於地下若高祖之靈有知百日内必取顯如遂無知亦何足戀及孝明即位顯尋被殺壽興之死時論亦以為前任中尉彈高讒諷所致

高肇宣武時爲尚書令譖殺彭城王勰勰妃司空李沖之女號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論者知有報應焉

崔浩爲司徒浩非毁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於厠中及浩幽執置之檻内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爲報應之驗初浩搆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秉火爇順寢室火作而順死

浩與室家羣立而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于河寤而惡之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眞不善也非復虛事夫以火爇人暴之極也階亂兆禍復之招也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撲滅乎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以至於族

李彪為御史中丞號為嚴酷以奸疑難得乃為木手擊

其脇腋氣絶而復屬者時時有焉又慰諭汾州叛胡得其土渠皆鞭而殺之及彪之病體上往往瘡潰痛毒備極

張始均為行臺郎中從都督元遥討大乘賊於冀瀛之間多所殺戮積屍數萬始均恐軍士重以首級為功乃令撿集人首數千一時焚爇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始末在於煙炭之間有焦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

韋伯昕為員外散騎常侍宣武延昌末告尚書裴植謀為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為祟口云裴尚書死不獨見䜿何以見怨也

于忠為車騎大將軍時高陽王雍省決庶政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雍出忠忠聞之逼有司誣奏其罪祚有師傅舊恩植擁地入國忠竝矯詔殺之忠疾病見裴郭為祟而卒

侯莫陳悅為隴右都督時大都督拔嶽召悅共討靈州

悅用其參軍豆盧光之謀誘嶽斬之悅自殺嶽後神情恍惚不復如常唯言我僅睡即夢見嶽語我兄欲何處去隨逐我不相置因此彌不安而致敗滅

北齊高隆之為驃騎大將軍見信高祖性多陰毒睚眦之忿無不報焉儀同三司崔孝芬以結婚姻不果太府卿任集同加營搆頗相乖異瀛州刺史元晏請託不遂前後搆成其罪竝誅其後隆之被害家門殄滅論者謂有報應焉

韓賢為雒州刺史初後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雒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在此寺形制厚朴世以為古物歷代藏寶賢無故斫破之未幾州民韓木蘭等作逆有一賊斫賢折脛而卒論者或謂賢因此致禍

隋梁敬真大業中為大司理司直時煬帝欲成光祿大夫魚俱羅之罪令敬真治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有疾見俱羅為之厲數日而死于時東都饑饉俱羅遣家僕般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潛迎諸子朝廷微知之恐其有異志前後察問不得其罪帝復令敬真就鎖將詣東都俱

羅相表異人目有重瞳陰為帝之所忌敬眞希旨奏俱羅師徒敗衂于是斬東都市家口籍没

劉蘭為國子助教嘗排毀公羊氏非董仲舒延昌中静坐讀書有人叩門門人通焉蘭命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蘭曰君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知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出後蘭告家人少時而患卒

奚康生為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

亦遇疾亟以為虎豹之祟

樊子鵠出帝時為御史中尉魯宗室元樹奔梁梁武以為郢州刺史子鵠為行臺率徐州刺史杜德舍人李昭等討之樹城守不下子鵠使金紫光祿大夫張安期説之樹請棄城還南子鵠許之殺白馬為盟樹恃誓不為戰備與杜德别還南德不許送雒陽置在景明寺樹年十五奔南未及富貴每見嵩山雲向南未嘗不引領歔欷初發梁都其愛妹玉兒以金指環與樹嘗著之寄以

還梁表必還之意朝廷知之俄而賜死未幾杜德忽得狂病云元樹打我不已至死此驚不絶舍人李昭尋奉使向秦州至潼關驛夜夢樹云我已訴天帝待卿至隴終不相放昭覺惡之及至隴口為賀拔嶽所殺子鷴尋為達野拔所殺

樊子蓋為東都留守楊玄感之亂子蓋誅數萬人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之鬼前後重沓為之厲

唐郭霸則天天授二年自宋州寧陵丞應革命舉拜監察御史嘗推芳州刺史李思徵搒捶考禁不勝而卒聖歷中屢見思徵甚惡之嘗因退朝歸命家人曰速請僧傳經設齋須臾見思徵從數十騎止其庭曰汝枉陷我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援刀自剚其腹斯須蛆爛矣是日閭里竝見兵馬數十騎駐于門少頃不復見矣

崔器以肅宗至德中為御史中丞性苛刻樂禍奏陷賊官據律合處死後器病脚腫月餘漸亟瞑目則見京兆

尹達奚珣但口稱叩頭大尹不自縣左右問之良久答曰達奚大尹訴究我求之如此經三日不止而死

陳曇德宗貞元中為邕州經畧招討使怒判官劉湲杖二十五湲卒之日曇得疾見湲為祟而卒

舒元輿為監察御史時亳州境嘗有羣賊剽人廬舍刼取貨財累致擒捕不獲刺史李繁潛設機謀悉知賊之巢穴出兵盡加誅斬議責繁以不先啓閫廉使涉於擅興之罪朝廷遣元輿覆理之元輿素與繁有隙復以初

官鋭於生事乃盡反其獄辭以為繫濫殺無辜狀奏勑於京兆府賜死時人冤之其後元輿被禍人以為有報應焉

後唐西方鄴為寧江軍節度使為政貪虐判官譚善達每箴其失鄴忿形於色令左右告善達受人金下獄拷掠善達亦剛訶多不遜遂殺於獄中無幾寢疾時見善達入其戶俄卒於治所

晉馬全節為定州節度使自上黨攜歌妓一人之中山

館於外有人以讒言中之全節加害及詔除鎮州遇病數見其妓厭之復來妓曰我已得訴要公俱行全節具告家人數日而卒

漢蘇逢吉自高祖建號於太原以節度判官拜平章事時宰相李崧被誅人士寃之及逢吉受宣權知樞密院事數夕宿於金祥殿之東謂春官正王處訥曰夜來就枕未瞑已見李崧在傍生人與死人相接非吉事也及周太祖自鄴至汴官軍敗於劉子陂是夕逢吉宿於七

里郊與同舍痛飲醉索刃將自剄左右止之至曙與隱帝同抵民舍遂自殺周太祖定京城與聶文進等同梟於北市釋其家族其梟首之所適當李崧冤死之地也

周鄭仁誨為侍中初廣順末王殷受詔赴闕太祖遣仁誨赴鄴都廵撿及殷得罪仁誨不奉詔即殺其子蓋利其家財妓樂也及仁誨卒而無後人以為陰責焉

册府元龜卷九百四十一

册府元龜卷九百四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黷貨　　禍敗

黷貨

書稱黷貨無厭詩惡貪人敗類是知冐于貨賂先賢所譏若乃影纓入仕代耕受禄不能濼身而自潔乃復受財以逞欲至使外資敵國旁通絶塞求媚富室苟利私

家縣是正呂刑之文加蕭斧之戮千載之下恥莫大焉
伯封樂正后夔之子實有豕心貪惏無厭
漢項伯項羽兄也高祖為漢王王巴蜀賜張良金百鎰二十兩曰鎰秦以鎰名金若漢之論斤也珠二斗良俱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本不盡於漢中故請求之項王許之
周意封汾陰侯孝文十二年坐行受財髡為城旦
許元封宋子侯孝景中二年坐寄使匈奴買塞外禁物免

衛修封樂平侯孝武建元六年坐買田宅不法有請賕吏死

薛歐封廣平侯元狩元年坐受淮南賂稱臣在赦前免

楊毋害封赤泉侯坐許紿人贓六百免

任當千嗣梁期侯宣帝太始四年坐買馬一疋價錢十五萬過平贓五百以上免

陳湯為從事中郎時大司馬王商不善湯按驗湯諸所犯湯前為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早死獨不封母明君

共養皇太后尤勞苦（莽傳言莽母渠今此云明君則明君者字也）宜封竟為
新都侯後皇太后同母弟苟衆為水衡都尉死子伋為
侍中衆妻欲為伋求封湯受其金五十斤許為求比上
奏（比例也音必寐反）弘農太守張匡坐贓百萬以上狡猾不道
有詔即訊（就其所居考問之）恐下獄使人報湯湯為訟罪得踰
冬月許謝錢二百萬
後漢傅昌封蕪湖侯（蕪湖縣名屬丹陽郡）章帝建初中遭母憂因
上書以國貧不願之封乞錢五十萬為關內侯帝怒貶

為關内侯竟不賜錢

魏丁斐初從太祖性好貨數請取犯法輒得原宥為典軍校尉

晉桓玄既自署太尉性貪鄙好奇異尤愛寶物珠玉不離于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己猶難逼奪之皆蒱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百姓佳果美竹無復遺餘

殷仲文桓玄篡位時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

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絶音性貪吝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常若不足

宋王僧達爲太子洗馬母憂去職與兄錫不協錫罷臨海郡還送故及奉禄百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輩取無復所餘

阮佃夫既以弑廢帝及太宗即位論功行賞壽寂之封應城侯佃夫建城侯餘有封時佃夫及王道隆楊運長竝執權權亞人主大通貨賄凡事非賂不行人有餉佃

夫絹二百疋嫌少不答

後魏張僧晧明帝孝昌中徵為散騎侍郎不赴世號徵君僧晧好産業孜孜不已藏鏹巨萬他資亦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瘦敝身服布裳而婢妾紈綺僧晧尤好蒱奕戲不擇人是以獲譏於世

隋宇文述為太子左衛率時申國公李穆孫筠卒高祖議立嗣而穆第十子渾規欲紹之述即其妻兄也渾謂述曰若得襲封當以國賦之半每歲奉公述利之因入

白皇太子曰立嗣以長不則以賢今中國公嗣絶徧觀其子孫皆無賴不足以當榮寵唯金才有勳於國謂非此人無可以襲封者太子許之竟奏高祖封渾為申國公奉穆嗣

宇文化及自煬帝為太子時領千牛軍見人子女狗馬珍玩必請託求之嘗與屠販者遊以規其利累遷至太子僕射數以受納貨賄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尋復職

唐李慶遠睿宗景雲中為左帥府右郎將初慶遠從皇

太子誅韋氏有功其後恃寵多受貨賄按問得實命杖一百放于嶺表

于翬為奉天令時憲宗起山陵翬與山陵使親吏韋正牧及陰陽官等同隱官錢十五萬貫不給工徒事發皆伏誅

後唐盧汝弼客遊上黨丁會薦武皇即代李襲吉為副使軍國政務委其參決莊宗嗣晉王位乃承制署吏又得汝弼有若符契繇是除補之命皆出於汝弼之手既

而畿內官吏考課擬議奔走盈門頗以賄賂聞人士少之莊宗嘉其才不之詰

李全暉乾祐中為禮賓使與副使高行進減刻蕃部買馬錢下開封府勘問皆伏罪並決杖流房州

周馬從斌世宗顯德中為殿中監初從斌有女適故晉國公霍彥成之子承諲後數歲俱亡有息女一人年五六歲從斌收而養之霍氏資業並為從斌所據既而從斌令其女弟尼德堅私度霍氏為尼未幾而卒乃盡收

其邸第復貿其資産乾没其直至是為霍氏近親所訟下御史府按之得實免官

禍敗

古人有言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既有積善之慶豈無禍淫之責人事易辨陰隲難誣求而得之又何怨也觀夫蛇虺之行溪壑之心欺罔君親絶棄仁義殘忍不道貪冒無厭莫不十日所視衆怒難犯天肆惡盈之罰鬼得復讎而誅孽不可逭速如影響大則兵連禍結災延方

域小則巢傾卵碎辱及宗親猶謂不幸豈非痛哉所以克己復禮謙謙君子難然而笑矣

秦衛鞅孝公時為左庶長定變法之令太子犯法刑其傅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

秦之賊秦之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因入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京兆鄭縣也）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黽或作彭）秦惠王車裂商君以狥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呂不韋為相國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嘗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毐與侍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闘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假父也窶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闘者走以白始皇）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

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諸嫪毐舍人皆没其家而遷之蜀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賔客辯士為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入南宫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賔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戸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

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呂覽曰不韋冢在河南雒陽北邙道西大冢是也民傳言呂母冢不韋妻先葬故其冢名呂母也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

漢主父偃為齊相初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橫音胡孟反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遂猶達也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爾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日暮言年已老

也倒行逆施謂不遵常理後以齊王自殺遂族偃

王溫舒為河內太守好殺行威遷為中尉坐以法免後拜為少府徙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發兵伐大宛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員騎騎之有正員也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坐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妻家各一故為五

也溫舒死家累千金

董賢為大司馬哀帝末太皇太后名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王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出宮殿司馬中賢不知所為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即闕下冊賢即就也曰間者以來陰陽不調菑古災字害竝臻元元

蒙辜（蒙被也）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更歷也音工衡反）為大司馬不合衆心非所以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謂發冢取其棺柩也診驗也音軫）莽復風大司徒光奏賢（風讀曰諷光孔光也）質性巧佞翼姦以獲封侯（翼進也）父子專朝兄弟竝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冢壙放效無極不異王制（放依也音甫往反）費以萬萬計國家為空虛父子驕蹇至不為使者禮（言不敬天子之使）受賜不

拜皐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不悔過乃復以砂畫棺以硃砂塗之而又雕畫也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以棺以此物棺斂也棺音工喚反至尊無以加恭等幸得免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讙譁鄉其弟哭幾獲盜之陽往哭之實欲竊盜也鄉讀曰嚮幾讀曰冀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賢既見發羸診其尸羸露形也音郎果反因埋獄中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傑自陽翟徙茂陵涉性外温仁謙遜而内隱好殺睚眦於塵中觸死者甚多王莽末爲鎮戎大尹莽敗更始西屏將軍申屠建請涉與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爲建主簿涉本不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尹君何以魚肉涉也言以涉爲魚肉不以人遇之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亡去申屠建内恨恥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以一吏易之哉賔客通

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賔客車數十乘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徼取涉於車上徼要也音工堯反送車分散馳遂斬涉縣首長安市

後漢牛輔為中郎將董卓子婿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齎金寶踰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獻帝紀曰輔帳下支胡赤兒等素待之過急盡以家寶與之自帶二千餘餅金大白珠瓔胡謂輔曰城北已有馬可去也以繩繫輔腰踰城懸下之未及地丈胡放之輔傷腰不能行諸胡共取其金并珠斬首詣長安

公孫瓚獻帝時為奮武將軍因怒袁紹遂出軍屯槃河

將以報紹即九河鉤槃之河也乃上疏疏紹罪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相結範遂背紹領渤海兵以助瓚與紹大戰瓚軍敗還薊後保易京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於黒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懐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為主故爾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

攻逼瓚衆曰蹴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賫書告續曰昔周末喪亂殭屍蔽地以意而推猶為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鳥厄歸人滀水陵高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起火為應吾當自內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

不容汝足矣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兵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

續為屠盜所殺

袁術既僭號而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術前為呂布所破後為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於灊山復為所拒憂懼不知所出將歸帝號於從弟紹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吳書曰術既為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衆絕糧乃還至江亭

去壽春八十里問廚下尚有麥屑三十斛時盛暑欲得蜜漿又無蜜坐欞牀工歎息良久乃大咤曰袁術至於此乎因頓伏牀下嘔血斗餘因而遂死

袁譚紹之子也（譚父為冀州牧）曹公之在鄴譚畧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攻弟袁尚於中山尚走固安從其兄袁熙譚悉收其衆會曹公將討之譚乃拔平原并南皮自屯龍湊譚欲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常人趨奔之譚墮馬曰咄而過我我能富貴汝言未絕口頭已斷地曹公擊袁尚袁熙至遼西尚熙與烏丸逆軍戰

敗走奔遼東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尚為人有勇力欲奪取康衆與熙謀曰今到康必相見欲與兄手擊之有遼東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計曰今不取熙尚無以為悦於國家乃先置其精勇於廐中然後請熙尚入康伏兵出皆縛之坐於凍地尚寒求席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為遂斬首譚字顯思熙字顯雍

晉石崇為衛尉諂事賈謐及謐誅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曰緑珠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

示之皆緼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
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緑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緑珠
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逺炤邇願
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
倫誅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黄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
允齊王冏以圖倫秀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
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緑珠曰我今為爾
得罪緑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崇

曰吾不過流徙交廣爾及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母兄弟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人崇時年五十二

楊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黄鉞録朝政百官總己多樹親黨皆領禁兵於是公室怨望天下憤然殿中中郎孟觀李肇與黄門董猛及汝南王亮楚王瑋謀誅之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令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

得出駿逃于馬廐以戟殺之觀等受賈后密旨誅駿親黨皆夷三族死者數十人

賈謐為侍中領祕書監謐者賈充外孫韓壽之子也充養以為後與賈后共謀誣陷愍懐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謐於殿前將戮之走入西鐘下呼曰阿后救我乃就斬之韓壽少弟蔚及壽兄鞏令保弟散騎郎預吳王友鑒謐賈母賈午皆伏誅

孫旂為平南將軍子弼及弟子髦輔琰四人與孫秀合

族及趙王倫起事夜從秀開神武門下觀閱器仗兄弟旬日相次為公府掾尚書郎弼又為中堅將軍領尚書左丞輔為上將軍領射聲校尉髦為武衛將軍領太子詹事琰為武威將軍領太子左率皆賜爵開國郡侯推崇旂為車騎將軍開府旂初以弼等受署偽朝遣小息回責讓弼等以過差之事必為家禍弼等終不從旂制之不可但慟哭而已及齊王冏起義四子皆伏誅襄陽太守岱承冏檄誅旂夷三族

杜曾自稱南中郎將及王廙為荆州刺史曾距之廙使將朱軌趙誘擊曾皆為曾所殺王敦遣周訪討之屢戰不能尅訪潛遣人縁山開道出曾不意以襲之曾衆潰其將馬儁蘇温等執曾詣訪降訪欲生致武昌而朱軌息昌趙誘息胤皆乞曾以復寃於是斬曾而昌胤臠其肉而噉之

祖約為鎮西將軍蘇峻舉兵約從之既敗奔於石勒勒薄其為人不見者久之勒將程遐說勒曰天下粗定當

顯明順逆此漢高祖所以斬丁公也今忠於事君者莫不顯擢背叛不臣者莫不夷戮此天下所以歸伏大王也祖約猶存臣竊惑之且約大引賓客又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怨於是勒乃詐約曰祖侯遠來未得善歡可集子弟一時俱會至日勒辭之以疾令遐請約及其宗室約知禍及大飲醉既至于市抱其外孫而泣遂殺之并其親屬中外百餘人悉滅之婦女妓妾班賜諸胡

後魏和跋為尚書性尤奢淫太祖戒之弗革將刑太祖命其諸弟毗等視訣跋謂毗曰灅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廣為産業各相勉勵務自纂脩令之背已曰汝曹何忍視吾之死也毗等觧其微意詐稱使者亡奔長安追之不及太祖怒遂誅其家

崔逞初仕慕容燕以留臺尚書亡歸道武帝亦以為尚書後為御史中丞有罪賜死及其孫敵孝文帝初以交通境外伏誅自逞之死至敵之誅三世積五十餘年而

在此一門盡矣

費穆為武衛將軍爾朱榮向雅穆勸其大行誅罰榮心然之於是遂有河陰之事天下聞之莫不切齒及元顥內逼莊帝北幸穆遂降顥顥以河陰酷濫事起於穆引入詰讓出而殺之

爾朱世隆兄弟各擁强兵割剥四海世隆既揔朝政生殺自繇及高歡起兵仲遠度律等愚戇恃强不以為慮而世隆獨深憂恐及天光戰敗世隆請出收兵節閔帝

不許世隆令其外兵參軍陽叔淵單騎馳赴北中簡閱敗衆以次内之而斛斯椿未得入城詭説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其欲掠京邑遷都長安宜先内我以為其備叔淵信而内之椿既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稚詣闕奏狀別使都督賈智張歡率騎掩執世隆與兄彦伯俱斬時年三十三

北齊高乾為魏司空為莊帝所殺乾臨死神色不變見者莫不歎息焉時武衛將軍元整監刑謂乾曰頗有書

及家人乎乾曰吾兄弟分張各在異處今日之事想無全者兒子既小未有所識亦恐巢傾卵破夫欲何言

唐來俊臣則天朝歷雒陽令司農少卿恣行羅織多所陷害自矦王將相被其羅織受戮者不可勝計復自稱其才可比石勒朝野聞而彌懼又將誣告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衙將相謀反冀因此傾動宗社自取國權俊臣與其黨衛遂忠飲醉自糾發繇是得罪制曰來俊臣閭巷小人奸險有素以其頗申糾擿將謂微効款誠遂

拔自泥塗齒于簪紱歲月滋久涓埃莫施專搆凶邪每
相朋扇隱逆賊之妹尤深嬖寵逼良家之女以為妾媵
作威作福無禮無義剝奪甚萑蒲之盜贓賄踰丘山之
積諸王等磐石宗枝必期毀敗南北衙文武將相咸將
傾危兾得竊弄機權方擬潛為悖逆無君之心已著不
臣之迹顯然天下側目含靈切齒擢其髪不足以數罪
粉其骨不足以塞愆棄市之刑嚴科未極汙宮之辟輿
議所歸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可准法籍没其

家時年四十七俊臣及伏誅讎人皆臠其肉噉之斯須而盡遠近莫不稱慶

高駢鎮淮南為秦彦幽辱計口給食自五月至八月外圍益急供事遂闕庖人以道院欄檻及諸木像毁而為薪以續晨爨時秦彦畢師鐸頻為楊行密所敗頗疑道院禳制使然又慮一旦府城不守或致竄逸有妖尼王奉仙者謂秦彦曰此間氣候當損一大貴人地方始安以此言故害之是日駢晨起啜粥左右走告云有兵馬

來言未畢衆已及階駢謂其徒曰軍府之事有監軍使及大將軍在汝輩莫無禮因命左右台泰彦詞氣甚厲群兇悍馬久之有卒自後揮肱中之遂牽下階倉皇之際猶仰首顧望若有所伺及就刀斷而不殊明日外圍知之皆向城大慟競以紙錢奠而焚之先是駢嘗戒羣子曰汝等善自為謀吾必不學俗物死入四片板中以累於汝矣至是以諸姪同坎而瘞唯駢以舊氊包之正符所言及呂用之伏誅有軍人於中堂發得一石函内

有銅人一枚長三尺餘身被桎梏口貫長釘胷上疏駢鄉貫甲子官品姓名為厭勝之事以是駢毎為用之所制如有助焉其後楊行密入城署駢諸孫愈為節度副使令主喪事愈乃發穴長幼凡六人皆斂棺柩自道院遷于愈家既月餘愈又暴終明年四月孫孺下廣陵勑其故吏曠師虔等葬之

後唐温韜初仕梁為許州節度使明宗即位流于德州俄賜死長子延濬清泰中為泥水關使次延沼為父牙

帳都校次延袞鄧州指揮使咸聚居許下晉天福初閻
張從賔作亂於河陽咸往依之從賔慮其難制悉斬于
帳下明宗自鄴初至雒陽霍彦威怒靄前事與段凝同
收下獄尋釋之下敎放歸田里天成二年竄於德
州是歲秋九月詔曰德州流人温韜生為黔首起自緑
林依憑中夏干戈刼盜本朝陵寢遼州流人段凝豺狼
類性梟獍為謀無辜而幾害平人得便而嘗懷逆節嵐
州司戸陶玘曾司藩翰恣黷貨財自處竄流彌興怨望
盧州司戸石知訥比居賔佐合務參揮當守殷閑據吏
門發文字扇揺戎帥原州司馬聶璵擢從班列委出親
賢不守條章强買店宅其後細詢行止頗駭聽聞喪妻
未及於半年別成婚媾棄母動逾於千里不奉晨昏而
皆自抵刑章各行竄逐都無省過但出怨詞在朕意雖
欲含弘於物論固難容舍尚全大體只罪一身並令本

處賜死

王鎔為鎮州節度使令其子昭祚與張文禮以兵圍李宏規及軍司馬李藹宅竝族誅之詿誤者凡數十家又殺蘇漢衡收部下偏將下獄窮其反狀親軍大恐時諸軍皆有給賜唯親軍不時與之衆心益懼張文禮因其反側密諭之曰王此夕將坑爾曹宜自圖之衆皆掩泣相謂曰王待我如是我等焉能效忠是夜親軍十餘人自子城西門尋垣而入鎔方焚香受籙軍士二人突入

斷其首袖之而出遂焚府第煙焰亘天兵士大亂鎔姬妾數百皆赴水投火而死軍校有張友順者率軍人至張文禮第請為留後遂盡殺王氏之族

張文禮為鎮州大將殺節度使王鎔盜其州比廝役小人驟居人上行步動息皆不自安出則千餘人露刃相隨日殺不辜道路反目嘗慮我師問罪奸心百變南通朱氏北結契丹往往擒獲其使莊宗遣人送還文禮縣是愈恐是歲八月莊宗遣閻寶史建瑭及趙將符習等

率王鎔本軍進討師與文禮病疽於腹及閽史建瑭攻下趙州驚悸而卒子處瑾據鎮州李存審為北面招討使以攻鎮州是時處瑾危蹙日甚昭義軍節度判官任圜馳至城下諭以禍福處瑾登陴以誠告乃遣牙將張彭送欵於行臺俄而李存審師至城下是夜趙將李再豐之子冲投縋以接王師諸軍登城遲明畢入獲處瑾處球處琪并其母及同惡人等皆折足送行臺鎮人請醢而食之入發文禮之尸磔之於市

郭崇韜為樞密使嘗從容謂繼岌曰蜀平之後王為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神器在手宜盡去宦官優禮士族不唯踈斥閹寺至於扇馬亦不可復乘繇是內則伶官巷伯怒目切齒外則舊寮宿將戰手痛心掇其族滅之禍有自來矣復以諸子驕縱不法既定蜀川輦運珍寶實於雒陽之第籍没之日泥封尚濕雖莊宗季年為羣小所惑致功臣不保其終亦崇韜自貽其禍

安重誨為樞密使四五年間獨綰大任否臧自若環衛

酋長貴戚近習無敢干政者弟牧鄭州子鎮懷孟身為中令任過其才議者謂必有覆餗之禍無何有吏人李處徽弟揚言於衆云相者言之狀令將統軍征淮南時有軍將密以是聞深駭上聽先是東川帥董璋恃險難制方多疑忌又以武虔裕為綿州刺史董璋日設猜防遂繫之叛及王師討蜀峽路艱阻糧運不繼而重誨請行纔許便辭翌日領數騎而出日馳數百里西諸侯聞之莫不惶駭所在錢帛糧料星夜輦運齊赴利州人乘

斃踣於山路者不可勝記百姓苦之重誨至鳳翔節度使朱宏昭延於寢室令妻子奉食器敬事尤謹重誨坐中言及昨被人讒搆幾不保全賴聖上保鑒苟獲全族因泣下重誨既辭宏昭遣人具奏重誨怨望出惡言不可令至行營恐奪石敬塘兵柄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西廻亦奏重誨已至三泉復歸闕再過鳳翔朱宏昭拒而不納重誨懼急騎奔程未至京師制授河中帥既至鎮心不自安而請致仕制初下其子崇贊崇緒走歸河中

二子初至重誨駭然曰二渠安得來家人欲問故里重誨曰吾知之矣非此渠意是他人教來吾但以一死報國家餘復何言翌日中使至見重誨號泣久之重誨曰公但言其故勿過相愍中使曰人言令公據城異志矣重誨曰吾一死未塞責已負君親安敢輒懷異志遽勞朝廷興師增聖上宵旰則僕之罪更萬萬矣時遣翟光鄴使河中如察重誨有異志則誅之既至李從璋自率甲士圍其第仍拜重誨於其庭重誨下階迎拜曰太傅

過禮俛首方拜從璋以撾擊其首其妻驚走抱之曰令公死亦不遲太傅何遽如此并擊重誨妻首碎並剥其衣服夫妻裸形踣於廊下流血盈庭翌日副使判官白從璋願以衣服覆其屍堅請方許及從璋疏重誨家財不及數千緡議者以重誨有經綸社稷之大功然志大才短不能迴避權寵親禮士大夫求周身輔國之遠圖而悉自恣胃襟果貽顛覆

馮贇為樞密使明宗大漸聞秦王以兵入侍贇自第馳

入皇城與朱宏昭康義誠等同誅秦王語在秦王傳明宗晏駕閔帝自鄴至京師内外制置皆出宏昭與贇及潞王至陜閔帝召宏昭不至俄聞自致安從進乃殺贇於其第贇母初喪棄屍於路妻子俱伏法

朱宏昭為樞密使閔帝即位起加中書令宏昭素猜忌潞王致其背誕以潞王至陜閔帝懼欲奔馳自手詔宏昭圖之時將軍穆延暉在宏昭第曰罪我也其如之何吾兒婦君之女也可速迎歸無令受禍中使繼至宏昭

拔劍大哭至後亭欲自殺家人力止之使捉之急宏昭曰窮至此耶乃自投於井安從進既殺馮贇斷宏昭首俱傳於陝州

晉王瑜為太府少卿杜重威之鎮東平也瑜父欽祚為節度使及重威移帥崇山瑜乃僥求茍合代其父位後自常州一載再遷刑部郎中丙午歲欽祚刺舉義州瑜歸寧至郡會北戎盜據區夏何建以秦州歸蜀瑜説欽祚曰若不西走當為左衽矣厲色數諫怒而不從因其

卧疾涉旬瑜仗劒而脅之曰老懦無謀欲趨炮烙不即為計則死于刃下父不得已而聽之時隴東屯兵新闢扼其川路將北趣蕃部假途而往乃與群盜酋長趙徽歃血為約以兄事之謂之曰西至成都余身為相餘為將爾當領一大郡能遂行乎徽曰諾瑜慮為所賣先致其妻孥館於郡中行有期矣徽潛召其黨伺于郊林之外子夜瑜聚族而出輜重絡繹十有餘里徽之所親循溝澮而遁至馬峽路隅舉燧伏莽齊發斷欽祚之首貫

諸長矛平生聚蓄金幣萬計皆為亂兵所掠少長百口
殆將殄盡瑜尚獨戰千人矢不虛發手捍射其指流血
及韉箙罄空乃持弓擊人簫弣皆碎夜竄山谷落髮為
僧月餘為樵人所獲縶送岐州為侯益所殺

册府元龜卷九百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九百四十三至四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鋏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謄錄監生臣朱錫彤

冊府元龜卷九百四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錄部

不諠

夫人者最萬物之靈諠者居五行之一故行諠者必克已恕物急病讓夷固其窮不可以利誘守其節不可以兵刼如斯而已矣乃有反道敗德壞法亂紀傾險其行邪僻其心遺骨肉之親棄故舊之好背乎僚友之恵忘

其所事之恩因利乘便竊發搆難或肆其慘毒或寘諸刑辟或縱行離間之術或靡顧翻覆之迹擁已自恣蹈害無悔歷代之下比比而有故古人有言曰不恥不仁不畏不誼其斯人之謂乎

子伯季子衛大夫也魯哀公十六年衛侯飲孔悝酒于平陽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納財賄也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慚負孔悝不欲令人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其母俱及西門平陽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去

所在祏藏主石函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升為大夫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子伯殺載祏者許公為反祏孔悝怪載祏者久不來使公為反逆之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不仁人謂子伯季子也明無不勝言必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傳言子伯不仁所以死也或以其車從從為公得祏於橐中孔悝出奔宋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娶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而攻齊大

破之

漢韓信既徙為楚王都下邳項王亡將鍾離眜眜音莫曷反家在伊盧東海朐南有此邑素與信善項王敗眜亡歸信漢怨眜聞在楚詔楚捕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行音下吏反有變告信欲反凡言變告者謂告非常之事書聞聞於天子帝患之用陳平謀偽游於雲夢者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自度無罪度音大各反欲謁帝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眜謁上上必喜亡患信見眜計事眜曰漢所以不

擊取楚以昧在公若欲捕我自媚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械信至雒陽赦以為淮陰侯

樓護為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專政莽長子宇與妻兄呂寬謀以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護捕之也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為前煇光莽分三輔置前煇光後承烈以護為之煇音暉

封息鄉侯列於九卿

後漢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囂季父崔素豪俠能得衆聞更始立王莽兵連敗遂聚衆數千人乃與兄義及上邽人楊廣等共推囂為上將軍崔為白虎將軍義為左將軍更始二年徵囂與崔及義至長安更始以囂為右將軍崔義皆即舊號其冬崔義謀欲叛歸囂懼并禍即以事告之崔義誅死更始感囂忠以為御史大夫子密者彭寵之蒼頭也彭寵反自立為燕王建武五年

春寵齋獨在便室便坐之室非正室也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偽稱寵命敕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東觀記曰妻入驚曰奴反奴乃捽其妻頭擊其頰寵急呼曰趣為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所愛也今為子密所迫刧爾解我縛當以女妹妻汝家中財物皆與若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

軍云令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稽停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使持記馳出城因以也

詣闕封為不義侯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尉屯河内以布為主簿大見親待靈帝晏駕原將兵詣雒陽與何進謀誅諸黄門拜執金吾進敗董卓卓入京都將為亂欲殺原并其兵衆卓以布見信於原誘布令殺原布斬原首詣卓卓以布為騎都尉甚愛

信之誓為父子

魏令狐愚為兖州刺史與王陵謀立楚王彪時楊康單固皆豫之及愚先卒康乃發其事於司馬宣王𡚁得封拜後以辭頗參錯亦并斬臨刑俱出獄固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爾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於地下也

王陵坐楚王事司馬宣王誅之其子明山走向太原投親家食親家告吏乃就執

蜀許卲為郡功曹先是從兄靖與卲俱知名有人倫盛

名私情不叶郃排擯靖不得齒叙

吳笮融所為徐州牧陶謙督運及曹公攻陶謙徐土騷動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城相薛禮為陶謙所偪屯秣陵融利廣陵之衆因酒酣殺昱放兵大畧因載而去

嬀覽戴員皆吳郡太守盛憲孝廉也大帝殺憲覽員亡匿山中孫翊為丹陽皆禮致之覽為大都督督兵員為郡丞及翊為左右邊洪所害孫河河字伯海本姓俞孫策賜姓孫列之屬籍

馳赴兖陵責怒覽員以不能全權令使奸變得施二人議曰伯海與將軍疎遠而責我乃爾討虜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人北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陽以丹陽應之會翊帳下徐元孫高傅嬰等殺覽員吳歷曰嬀覽戴員親近邊洪等數為翊所困嘗欲叛逆因吳主出征遂其姧計也

晉王如京兆人也遇亂流移至兖潜結諸無賴少年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軍既敗歸于王敦敦從弟稜愛如驍武請敦配己麾下敦曰此輩㺃險難畜汝性忌急

不能容養更成禍端稜固請與之稜置諸左右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屢鬬爭為過稜果不容而杖之如甚以為恥初敦有不臣之迹稜每諫之敦嘗怒其異已及敦聞如為稜所辱密使人激怒之勸令殺稜如詣稜因閒宴請舞劒為歡稜從之如於是舞刀為戲漸漸來前稜惡而呵之不止叱左右使牽去如直前害稜敦聞而陽驚亦捕如誅之

杜曾為竟陵太守先是胡亢聚衆竟陵自號楚公假曾

為太守曾既殺亢并其衆自稱南中郎將
前秦張猗為王兖功曹兖固守博陵與慕容垂相持乘
遣將慕容驎攻兖于博陵兖糧竭矢盡猗踰城聚衆應
驎兖臨城數之曰卿秦之人也吾卿之君也起衆應賊
號稱義兵何名實相悖之甚卿兄往合鄉宗親逐城主
天地不容為世大戮身滅未幾卿復續之卿見為吾吏
親尋干戈競為戎首為爾君者不亦難乎今人可取卿
一切之功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古人有云求忠臣

必出孝子之門卿母在城不能顧之何忠義之可望惡不絶世卿之謂也不圖中州禮義之邦而卿門風若斯卿去老母如脫屣吾復何論哉既而城陷究及固安侯苻鑒竝為鱗所殺

苻師好者纂之弟也苻登之討姚萇使蘭犢率衆數萬自頻陽入子和寧與苻纂首尾將圖長安師好勸其兄稱尊號纂不從乃殺纂自立為秦公蘭犢絶之皆為姚萇所敗

南齊劉祥初為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兄勑為廣州卒官祥就勑妻求還資事聞朝廷

齊人姓周史不書名陸超之門生也超之預晉安王議徐玄慶欲因將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周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墮而身不僵玄慶嘉其節厚備殯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正壓其頭折死聞之者莫不以為有天道焉

于琳之為晉安王子懋中兵參軍即子懋之母阮同産

弟也子懋鎮潯陽聞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母阮在都遣書欲密迎上阮阮報琳之為計琳之弟瑤之馳告高宗高宗遣王廣之裴叔業與瑤之先襲潯陽琳之說子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琳之從二百人拔刃入齋子懋駡曰小人何忍行此事琳之以袖鄣面使人害之

梁羊鵾為侯景庫真都督景以其妹為小妻及景敗鵾

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戰敗惟餘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景晝寢鵾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湖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鵾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鵾與王元禮謝答仁弟葳蕤並景之昵也三人謂景曰我等為王百戰百勝自謂無敵卒至於此豈非天乎今就王乞頭以取富貴景欲透水鵾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以小刀抉船鵾以矟入刺殺之

後魏崔鍾為金紫光禄大夫兄敞亡後鍾貪其財物誣敞息子積等三人非兄之胤辭訴累歲人士嫉之爾朱世隆為尚書令奏除其官終身不齒

崔僧淵原妻房氏生二子伯驎伯驥後薄房氏更納平原杜氏僧淵之徙也與杜俱去生四子伯鳳伯龍伯鱗伯蚪得還之後棄絶房氏遂與杜氏及四子家于青州伯驥與母房氏居于冀州雖往來父間而心存母氏孝慈之道頓阻一門僧淵卒年七十餘伯驎雖往奔赴不

敢入家哭沙門寺伯龍性剛躁父亡後與兄伯驎訟競嫡庶竝以刀劍自衛若怨讐焉

崔模初事慕容氏後為宋滎陽太守太武神䴥中滑臺平模歸降始模在南妻張氏有二子仲智季柔模至京師賜妻金氏生子幼度仲智等以父隔遠乃聚貨物間託關境規贖模歸其母張氏每謂之曰汝父性懷本自無決必不能來也行人遂以財賄至都當竊模還模果顧念幼度等指幼度謂行人曰吾何忍捨此輩令坐致

刑辱當為爾取一人使名位不減於我乃授以申謨謨
宋東郡太守與朱修之守滑臺神𢈔中被執入國俱得
賜妻生子靈度申謨聞此乃棄妻子走還江外靈度刑
為閹人
崔攸之者道固之兄也道固父輯為太山太守道固賤
出適母生攸之目連等輕侮之輯謂攸之曰此兒姿識
如此或能興人門戶汝等何以輕之攸之等遇之彌薄
畧無兄弟之禮時宋孝武帝為徐兗二州刺史得辟他

州民為從事輯乃資給道固令其往南既至彭城帝以為從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城帝謂之曰崔道固人身如此豈可為寒士至老乎而世人以其偏庶便相陵侮可為歎息青州刺史至州辟為主簿轉治中後為宋文帝諸子參軍事被遣向青州募人長史巳下皆詣道固諸兄等逼道固所生母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等所作咸起拜謝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

賓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羙固母子賤其諸兄

穆壽太武時與崔浩等輔政遇諸父兄弟有如僕隷夫妻並共食而令諸父食餕餘其自矜無禮如此為時人所鄙笑

王建為左大夫建兄廻諸子多不順法建具以狀聞廻父子伏誅

李寶凉王暠孫也太武討沮渠無諱寶奉表歸誠累遷鎮北將軍李氏自初入魏人位兼舉因寶子沖寵遇遂

為當世盛門而仁義吉凶情禮淺薄期功之服殆無慘容至於窘乏不加拯濟識者以此貶之

陸定國娶河東柳氏生子安保後納范陽盧度世女生昕之二室俱為舊族而嫡妾不分定國亡後兩子爭襲父爵僕射李冲有寵於時與度世子泉婚親相好冲遂左右申助之縣是承爵尚主職位赫奕安保沈廢貧賤不免飢寒

寇彌為尚書郎為城陽王徽所親待孝莊永安末徽避

爾朱兆脱身南走歸命於彌彌不納遣人加害時論深責之

盧度世者散騎常侍玄之子也玄有五子嫡唯度世餘淵敏昶尚皆别生及度世為中書學生以崔浩之難其庶兄弟嘗欲危害之度世常深忿恨及度世有子每誡約令絶妾孽不得使長後患至淵兄弟婢賤生子雖形貌相類皆不舉接為識者所非

張彝為光禄大夫既貴大起第宅㣲號華侈頗侮其疎

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怨憾焉
李靜齊州刺史元護之弟也為前將軍性甚貪忌兄亡
未斂便剝脫諸妓服玩及餘財物
斛斯椿為車騎將軍恒州刺史及爾朱榮之死椿與爾
朱度律仲遠等北拒齊獻武王次陽平會爾朱兆與度
律等相疑遁還椿後復與度律等同拒義旗敗於韓陵
椿謂都督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執爾朱我等死無類矣
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

爾朱部曲盡殺之令長孫稚賈顯智等率數百騎襲爾朱世隆彦伯兄弟斬於閶闔門外椿入雒懸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樹椿父出見謂椿曰汝與爾朱約為兄今何忍懸其頭於門樹寧不愧負天地乎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因度律天光於齊獻武王

馮穆為員外通直散騎常侍穆與叔輔興不和輔興亡贈相州刺史祖載在庭而穆方高車良馬恭受職命言宴滿堂忻笑自若為御史中丞東平王匡所劾

裴茂伯為廣平王文學與兄景融別居景融貧窘茂伯了無賑恤殆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

李洪之為秦益二州刺史洪之微時妻張氏助洪之經營資產自貧至貴多所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洪之後得劉氏劉芳從妹也洪之欽重而疎薄張氏為兩宅別居偏厚劉子孫是二妻妬競互相訟詛兩宅母子往來如讎及莅西州以劉自隨

高遵字世禮渤海蓚人父濟滄陰太守遵賤出其兄矯等

嘗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喪位遵為立忠將軍齊州刺史建節歷本州宗鄉段觀而嬌等彌妬毀之遵為中書侍郎弟次文雖無官位而貨産巨萬遵每責其失而結憾於遵吉凶不相及時論責之

北齊陳元康為高祖相府功曹參軍時魏尚書僕射范陽盧道處女為右衛將軍郭瓊子婦瓊以死罪沒官高祖啓以賜元康為妻元康乃棄故婦李氏識者非之

薛琡為尚書僕射久在省閩閑明簿領然天性險忌情

義不篤魏東平王元康妾張氏婬逸放恣瑕初與姦通後納以為婦咸共謗之逐前妻于氏不認其子怨家内忿競相告列深為世所譏鄙

韋子粲字暉茂京兆人佐郡功曹史累遷為大行臺郎中從爾朱天光平關右周武入關以為南汾州刺史神武命將出討城陷子弟俱被獲送晉陽蒙放免以粲為并州長史累遷豫州刺史卒初子粲兄弟十三人子姪親屬闔門百口悉在西魏以子粲陷城不能死難多致

誅滅歸國獲存唯與弟道諧二人而已諧與粲俱入國粲富之後遂特棄道諧令其異居所得廪禄畧不相及其不顧恩義如此

李訢獻文帝時為湘州刺史以貪黷被告尚書李敷與訢少長相好每左右之及訢就劾有司諷訢告敷隱罪可得自全又趙郡范摽具條列敷兄弟事狀有司以聞敷坐得罪詔列訢貪冒罪應死以糾李敷兄弟故得降免有司百鞭髠刑配為厮役後訢為太倉尚書亦信任

摽腹心之事皆以告之摽以無功起家拜盧奴令及明
太后臨朝摽知后忿訢又知內外疾之會鎮南人告訢
外叛乃徵訢至京師言其叛狀訢曰無之引摽證訢言
爾妄云知我吾又何名雖然爾不顧余之厚德而忍為
此不仁甚矣摽曰何若李敷之德於公公昔忍於敷摽
今敢不忍於公乎遂見誅
楊寬邯鄲人也楊愔父津為并州刺史北道大行臺愔
隨之任寬求義從出藩愔請津納之俄而孝莊幽殁愔

時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過楊寛家為寛所執至湘州見刺史劉誕以憎名家盛德甚相嗟念付長史慕容白澤禁止焉

元景安永之子也永凡杜襲爵陳留王杜卒子景皓嗣天保時諸元帝室親近者多被誅戮疏宗如景安之徒議欲請姓高氏景皓云豈得棄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遂以此言白顯祖乃收景皓誅之家屬徙彭城縣是景安獨賜姓高氏自外聽從本姓

永弟种子豫字景豫美姿儀有器幹為濮陽郡守魏彭城王韶出鎮定州啓為定州司馬及景安告景皓慢言引豫云相應和豫占云爾時以衣袖掩景皓口云兄莫妄言及問景皓與豫所列符同獲免自外同聞語者數人皆流配遠方豫卒於徐州刺史

後周司馬消難高祖時為大將軍性貪淫輕於去就故世之言反覆者皆引消難云其妻高氏齊神武之女在鄴敬重之後入關便相棄薄消難之赴郢州留高及三

子在京高言於隋文曰滎陽公性多變詐今以新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防慮之消難入陳而高母子因此獲免

隋李安字玄德高祖相周引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復拜安弟哲為儀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周趙王謀害高祖誘哲為內應哲謂安曰隨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身安曰丞相父也其可背之遂陰白之及王等伏誅將加官賞安頓首而言曰兄

弟無汗馬之勞過蒙奬擢合門竭節無以酬謝不意叔父無狀為兇黨之所熒惑覆宗絶嗣其甘若薺蒙全首領為幸實多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於是俯伏流涕悲不自勝高祖為之改容曰我為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璋正身高祖亦為安隱其事而不言尋授安開府

唐邴元真為李密右長史高祖武德元年密將入雒口倉城元真已遣人潛引王世充密陰知之不發其事欲

待世充兵半渡雒水然後擊之及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已濟矣密自度不能支引騎而遁徑赴武牢元真竟以城降於世充

鄧曉武德初為李軌尚書左丞使長安聞軌敗舞蹈稱慶高祖曰汝委質於人為使來此聞軌淪陷曾無慼容苟悅朕情妄為慶躍既不能留心於李軌何能盡節於朕乎曉無以對

丘行恭為左衛將軍貞觀中坐與嫡兄爭葬所生母為

法司所劾除名

趙履溫為易州刺史履溫即侍中桓彥範妻兄也彥範誅張易之後奏言先與履溫謀其事於是名拜司農少卿履溫德之遂以二婢遺彥範及彥範罷知政事履溫又脅奪其婢大為時論所譏焉

房孺復太尉琯之子為浙西從事初娶鄭氏惡賤其妻多畜婢僕妻之保母亟言之孺復乃先具棺櫬而集家人生斂保母遠近驚異及妻在產蓐未三日遽令上船

即路數日妻遇風而卒濡復以宰相子少年有浮名而姦惡未甚露累拜杭州刺史

韓曄尚書右丞皐之從弟也曅恃前輩頗以簡倨自處順宗時王叔文黨盛皐嫉之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曅幸於叔文以告之因出為鄂州刺史岳鄂蘄沔等州觀察使

梁朱瑾為兖州節度使乾寧二年春太祖今大將朱友恭攻瑾瑾掘塹柵以環之朱瑄遣將賀環及蕃將何懷

寶赴援為友恭所擒十一月瑾從兄齊州刺史瓊以州降太祖令執賀環懷寶及瓊狥於城下謂瑾曰卿兄已敗早宜效順瑾偽遣牙將胡規持書幣送降太祖自至延壽門外與瑾交語瑾謂太祖曰欲令大將送符印願得兄瓊來押領所貴骨肉盡布腹心也太祖遣瓊與客將劉捍取符印瑾單馬立于橋上揮手謂捍曰可令兄來余有密欵即令瓊往瑾先令驍果董懷進伏于橋下及瓊至懷進突出擒瓊而入俄而斬瓊首投於城外太

祖乃班師

王珂河中人父重榮河中節度使唐僖宗先啓三年重榮為部將常行儒所害推重榮弟重盈為蒲帥以珂為行軍司馬及重盈卒軍府推珂為留後時重盈子珙為陝州節度使瑶為絳州刺史瑶與是爭為蒲帥瑶珙連上章論列又與太祖書云珂非吾兄弟蓋余家之蒼頭也小字忠兒安得繼嗣珂亦上章云亡父有興復之功又遣使求援於太原李克用為保薦於朝昭宗可之既而

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為援三鎮互相表薦昭宗詔諭之曰吾以太原與重榮有再奏之功已俞其奏矣乾寧二年五月三鎮率兵入覲賊害時政請以河中授珙瑤又連兵以攻河中克用聞之出師以討三鎮瑤珙兵退晉師拔絳州擒瑤斬之及克用駐軍於渭北昭宗以珂為河中節度使正授旄鉞克用因以女妻珂珂至太原謝婚成禮克用令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珙於陜烏馬希聲湖南節度楚王殷之次子也殷初甍長子希振

次當嗣立時希聲以先為副使方握權私遣其大將歐宏練矯父命請立為帥乃自稱留後

後唐劉守文為滄州節度唐天祐六年五月守文為其弟守光敗於薊州之雞蘇守文為弟所擒歸幽州初劉仁恭葺幽府積實營大安山以自固會汴人攻其城守光堅守之因自為幽帥因仁恭于大安別室守文素蓄奸謀志大才短利燕薊之土疆乃令子延祐質於汴自將兵討守光以迎父為名頻年出軍不利至是大舉以

重賂誘契丹吐渾之衆合四萬屯薊州運滄景芻粟海船而下以給軍費及大戰守光之兵敗也守文詐慈單馬立于陣塲泣諭於衆曰勿殺吾弟為守光將元行欽識之見擒滄州失帥自潰守光復縶兄於别室援以叢棘滄州兵敗守光乃進攻滄州滄州賔佐孫鶴呂兖以推守文之子延祚為滄州帥守光攜守文於城下攻圍累月城中乏食人餓殍軍士食人百姓食墐土驢馬相遇食其鬃士人出入多為强者屠殺呂兖率城中饑羸

丁口以麩麧飼之團為宰殺務旋烹以充軍食危酷之狀遠古未聞延祚力窮以城降守光守光以其子繼威為滄帥大將張邁進佐之守光既得志父兄雖結託於我而以狀告梁祖曰臣守光謬叨戎寄向受國恩既有血誠合宜披訴伏自陛下初登寶位纔建皇基四方尚擾於干戈諸道未賓於聲教唯臣不勞兵刃不俟詔書便貢表章率先歸款致令河北一面晏然無虞其後又以河東結構邠岐朋附淮蜀久稽天討屢軫宸襟臣又

密設機謀指揮夏侯敬受已下令翻賊寨遣向朝廷鑾輿纔至於陜郊兵騎悉歸於行在使允渠北道致翠輦東歸獲立微勞稍寬聖慮其於向國粗竭丹誠昨者兄守文遠於明時擅興兵革堅貯吞并之志全無友愛之情誑惑宸聰即言迎侍勾牽戎虜元逞他圖兄之行藏臣實所諳悉當於此際備見狡謀必知要當道之土疆為朝廷之患害累曾申奏莫不丁寧今者既破賊軍足以細驗前事昨於陣上所殺契丹兵馬絕多及寨內收

得契丹與往來文字不少今又捉得自來與臣兄謀事人道士褚玄嗣學院使鄭緒等皆言兄本計謀極大妄動絶深不唯窺取其一方實亦將圖於大事茍非臣親當戰陣手執干戈大掃羣兇生擒戎首則滄州得志蕃衆轉狂合勢連衡為患非細固不是臣自矜小捷妄有飾詞其褚玄嗣等分析文狀謹同封進其褚玄嗣文狀多述守文結搆説誘幽州將士及會契丹窺筭幽州城池皆是自相魚肉又言如守文得志必謀亂中原以迎

侍為名實欲并吞燕薊又滄州鼓角門東有誓衆碑一所其辭願破梁國却興唐朝及見幽州歸向朝廷遂拆却碑樓其碑坑於樓下文字見在又守文所遣男延祜入質不是親兒又守文令諸玄嗣將琉璃水精金銀等器錦綵與契丹將領約取幽州後別圖富貴其契丹少君遂差使還書願與守文勑命守文乃言得契丹下大夫所賛也梁祖覽之大噱守光復置書於莊宗言同破

偽梁事

李小喜幽帥劉守光之愛將雖守光兇淫出於天性然而稔惡俢毒多為小喜贊成燕城將破前一日踰垣請罪莊宗宥之至守光之將伏鑕泣而訴曰臣死無恨教臣為惡不早歸向者繇小喜熒惑故也罪人不死臣必訴於地下急名小喜至小喜瞋目睨守光曰囚父殺兄烝淫骨肉亦小喜教耶守光大慙帝怒其失舊君之節即命斬之

王緘先事幽州劉仁恭後歸莊宗及從征幽州既獲仁

恭父子莊宗命緘為露布觀其旨趣緘既起草無所辭避義士以此少之

張文禮者鎮州之大將大為趙王王鎔倚任文禮見鎔之政荒僻嘗蓄異圖酒酣之後對左右每惡言聞者莫不寒心唯鎔待之如初畧無猜間及獻言者漸為腹心乃以符習代其行營以文禮為防城使自此專其間隙及鎔殺李宏規委政於其子昭祚昭祚性褊戾未識人間情偽素養名持重坐作貴人既事權在手朝夕欲代

其父向來附勢之徒無不族滅初李宏規李藹持權使事樹立兄弟子姪及諸親舊分董要職故奸宄之心不能摇動文禮頗深畏憚及宏規見殺其部下五百人懼罪將欲奔竄聚泣偶語未有所之文禮因其離心密以奸詞激之曰令公命我盡坑爾曹我念爾曹十餘年荷戈隨我為國為家不忍一朝併膏鋒刃我若不即殺汝則得罪於令公我若不言又負爾輩事既如斯其將奈何衆軍感泣是夜作亂殺王鎔父子舉族夨滅唯留王

昭祚妻朱氏以通汴人尋間道告曰王氏喪於亂軍晉寧公主無恙文禮徇賊帥張友順所請因為留後於潭城視事以事上聞兼要旄節亦奉牋勸進上含容之可其請文禮比厮役小人偶居重任行步動息皆不自安出則千餘人露刃相隨賊殺不辜莫可勝載自度罪逆難容尚慮王師問罪奸心百變或陳情梁汴託援契丹多倚絹書藏於蠟彈塞上烽鋪黄河渡口往往擒獲其使莊宗遣人送還蹤跡是愈切慙恐先是腹上患疽醫藥

無効聞史建瑭下趙州驚悸而卒其子處瑾秘喪軍府內外皆不之知每日於寢室前問安如生處瑾與其腹心韓正時參決大事同謀姦惡

温韜初事梁為許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尉平章事韜素善趙巖每依附之莊宗入汴巖恃韜與已素厚遂奔許州韜延之於第斬首傳送闕下

李繼儔潞州節度嗣昭之子也初嗣昭死其子繼韜以州叛及繼韜伏誅之後詔其兄繼儔赴闕時繼儔權知

軍府繼韜房中所畜婢僕玩好之類悉為已有每日於其房中料選妓妾筭較財物遷延不時上路其弟繼達怒謂人曰吾仲兄被罪父子誅死骨肉之情自然傷痛大兄不仁樂禍畧無慟懷二弟併命言音尚在而便烝淫妻妾詰責貨財慙恥見人生不如死繼達服縗麻引數百騎坐於戟門呼曰為我反乎即令人斬繼儔首投於戟門之内繼達弟繼珂聞其亂也募市人千餘攻于城門繼達登城樓知事不濟啟于城東門至其私第盡

殺其弩得百餘騎出潞城門將奔契丹行不十里麾下奔潰自剄於路隅其下小校薛萬金率衆歸於闕下

李繼忠初為北京皇城使明宗天成三年十月繼忠弟姪三人進馬二百五匹金器八百兩銀萬兩家機錦百疋白羅三百疋綾三千疋絹三千疋繼忠者故昭義帥嗣昭之子少有心疾其母楊夫人自潞州積聚百萬輦於并州私第繼韜之叛沒之于官莊宗南郊助大半賞給兄繼韜伏法其母又輦及晉者餘百兩楊氏卒其弟

相州刺史繼能潞府司馬繼襲聞哀俱至繼忠等詣官告變繼能繼襲伏法弟姪遂得分其所聚故有獻

聶嶼明宗時為起居舍人嶼早依郭崇韜門庭致身朱紫名登兩史浙江使廻生涯巨萬嶼為河東節判時郭氏次子之婦孀居於家嶼喪偶未久復忍而納幣人皆罪之明宗在藩邸時素聞其醜聲天成中與温韜等同詔賜死

晉秘瓊初仕後唐為董温琪衙内指揮使倚以腹心及

温琪為幽州連帥趙德鈞所奏同赴太原之役軍敗没蕃瓊乃害温琪之家載其屍都以一坎瘞之温琪在任貪暴積鏹巨萬瓊悉輦之以藏其家遂自稱留後

李彝殷為夏州節度使天福末奏衛内指揮拓拔崇斌等五人作亂當時收擒處斬訖相次綏州刺史李彝敏擅將兵士直抵城門尋差人掩殺彝敏知事不濟與弟五人將家南走詔李彝敏潛結兇黨顯恣逆謀骨肉之間尚興屠害焰臨之内難以含容送夏州處斬

李鏻初入恒山謁要人李宏規以宗姓請兄事之繇是得進趙王王鎔辟為從事鎔卒復為王德明賔客德明使鏻聘於唐莊宗鏻密疏德明之罪且言可圖之狀莊宗嘉之及恒山平以鏻為霸府支使嘗從容請於莊宗曰鏻有四子請誅之莊宗問其故對曰此輩生於恒山稟悖亂之氣不可留也莊宗笑而止

漢馬希萼湖南節度希範弟希廣之庶兄希範卒大將等立其母弟希廣繼位希萼自桂州為朗帥而怒希廣

擅命始構參商之隙漢高祖乾祐中希廣希萼交訴於朝廷累降詔命和解之而潛佑希廣於是希萼怨望乃依附淮夷未幾率朗人及溪洞羣蠻向長沙為長沙軍所敗三年希萼大合羣蠻再攻長沙陷希廣及其妻皆杖死於市左右用事者皆臠割而死希萼自號楚王武安軍節度使

周王繼宏在晉為奉國指揮使虜陷中原從虜主至相州遂令以本軍戍守虜主留高唐英為相州節度使唐

英善待繼宏每候其第則升堂拜繼宏之母贈遺甚厚倚若戚親又給與兵仗略無猜忌會虜主死漢祖赴雒唐英遣使歸漢漢祖大悅將厚待唐英使未廻繼宏與指揮使樊暉等共殺唐英繼宏自稱留後令判官張易奉表于漢祖人或責以見利忘義繼宏曰吾儕小人也若不因利乘便以求富貴畢世以來未可得志也及漢祖討杜重威至德清軍繼宏來朝乃授節旄

册府元龜卷九百四十三